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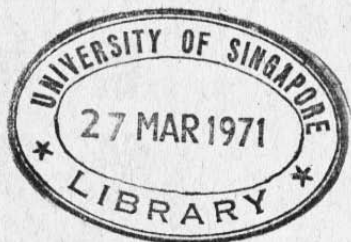
蕉

風

219



520
2600



編輯人 姚 拓
 牧 矜 奴
 周 喚
 白 姦

219 期

蕉風月刊 一九七一年三月號
CHAO FOON MONTHLY, MARCH, 1971.

蕉風出版社出版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馬來亞印務公司承印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友聯書局代理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馬來亞圖書公司代理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KDN 5106

定價五角

蕉風月刊

二一九期

目錄

封面設計 ○ 編輯室

理論評介

新加坡1970年的文壇 05 林也

貝克特的果陀和疏離的神話 69 蔡進松譯

專欄

吃得是福 15 黃潤岳

雜感篇 37 梁園

流放集 45 劉放

散文

青山白雲 24 水生

此苦與彼苦 51 凝野

水浸那天 52 圓心顎

那個墓園 54 蒼松

詩創作

第一交響詩 26 溫任平

獨撥琴弦三千响 30 期之

一張夜椅的感觸 56 吳偉才

短詩集 58 周喚

夜·漁港 84 謝清

井 86 沈維廉

蒿里曲 88 北藍羚

乞丐 90 張宇川

演講

現代人的生活與戲劇 63 楊際光

小說

印度 19 李有成

復活前後 33 邁克

鄉下醫生 74 王曉寒譯

別哭，曉陽 81 莫邪

風訊 93 編輯室

馬來文學專號

稿約

本刊定**220**期出版「馬來文學作品專號」

截稿日期是四月十五日

希望作者譯者有系統地供應下列稿件

●小說、詩、散文、戲劇的翻譯（請附原文）

●論文、評介、作家描述的翻譯和撰寫

●一切有關馬來文學作品的文字，包括馬來西亞和印尼的

●傳統的、現代的、浪漫的、寫實的……不管甚麼派的馬來文學作品，只要是值得介紹和翻譯的

來稿請在信封上註明「馬來文學專號」

林也

新加坡 1970年的文壇

跨進了七十年代的第一道門檻，迎面而來的是驚風駭浪，並沒有甚麼大好的前景擺在那兒。一九七零年的文壇，畢竟多少也起了一些變動，與一九六九年的確有些差異：諸如雜誌出版的蓬勃，作品的結集偏重於詩，戲劇活動趨於沉寂，……這些，都是七零年文藝界的現象。

一、雜誌方面

除了一些雜誌繼續刊行之外，在七零年裡頭，也有一些雜誌的創刊，替文藝界增添一份的熱鬧。新創刊的雜誌中並包括了一些學校刊物。以下的表中，我們便按照此秩序彙錄七零年中所見到的雜誌。

A·原有的雜誌

- 1·蕉風（第207—216期）
- 2·新社文藝（第13期—15期）

- 3 · 獵戶 (第2期)
- 4 · 茶座 (第7期—9期)
- 5 · 南方文藝 (第2期)
- 6 · 文藝生活 (第3期—6期)
- 7 · 建設 (第11期—17)
- 8 · 新加坡 (第37期—48期)
- 9 · 展望 (第9期—19期)

B · 新創刊的雜誌

- 10 · 奔流 (第1期—7期)
- 11 · 青年文藝 (第1期—5期)
- 12 · 創作與文摘 (第1輯—6輯)

C · 原有的學校刊物

- 13 · 北斗 (第2期, 南大中文學會)
- 14 · 大學文藝 (第2期, 馬大中文學會)
- 15 · 藝林 (第4期, 德明中學)
- 16 · 湖聲 (第3期, 中正中學)
- 17 · 學文 (第1—3期, 公教中學)
- 18 · 德新園地 (第4期—5期, 德新中學)
- 19 · 文風 (第3期, 立化中學)

D · 創刊的學校刊物

- 20 · 早雷 (第1期—3期, 南大)
- 21 · 激風 (第1期—2期, 新大)

- 22 · 文架 (第1期—2期, 師訓)
23 · 綠野 (第1期, 黃埔中學)
24 · 文智文 (第1期, 大智中學)

在原有的雜誌中，南方文藝似已停刊，其他如新青年、獅島青年等處在冬眠狀態之下。除開建設、新加坡、展望、文藝生活等綜合性雜誌之外，蕉風及獵戶是二種較為突出的刊物。在集結某種形式的作品及專題討論這方面的努力，他們的成就值得注意。

建設和文藝生活兩種刊物，在印刷及設計上雖處於雛型階段，但已較往年進步得多。與新創刊的雜誌一樣，他們往往具有類全的內容及缺點，比如在文章的選刊方面往往與所持立場發生矛盾而不自覺。

學校刊物，一直是為人們所忽略的，儘管其出版日趨活躍。在原有的學校刊物中，無論質量，會比往年遜色一籌。比如南大中文學會出版的北斗及馬大中文學會出版的大學文藝，便使人有如此的感覺。

新創刊的學校刊物達五種之多。其中，「旱雷」是一份報紙型的雜誌。為綜合性雙月刊，所討論問題，多半集中於南大本身的，而鮮少注意到社會問題。「激風」為新大中文學會所出版，其創刊號曾於年中一度再版。風格一似「建設」、「奔流」，無甚特出之處。「視野」是中學刊物中富有創新的刊物，設計大方，別有風格；「文架」是師訓學院中文學會的出版物，其第二期較第一期進步得多。

總言之，雜誌的出版一直是文藝界的動的表徵，期望各刊物的編者多多努力，作更進一步的嘗試。泛泛談來，不盡詳細之處，有所鑑諒了。

二、報刊方面

報紙的副刊，一直是文藝界人士寫作發表的園地之一。

新馬的華文報紙，所闢文藝副刊，不可謂之不多，但還是不夠的。七零年報紙的文藝副

刊有所變動，這主要是副刊編輯的易人所致。無論如何，選刊文章，編輯手法便呈現明顯的改變。

而這種改變產生一個現象，副刊的文藝作品水平頗有起伏。這一點，是需要編輯者多用腦筋，以靈活手法加以處理的。

打個比方說，南洋商報「青年文藝」會出版詩頁一期，發表十來位作者的詩作，這一手法雖未見理想，但對於處理稿件方面，便較將一版「青年園地」分成很多亂七八糟的欄的作法來得有效，而且水準易於保持。

編輯文藝副刊，誠非易事；我只是提出個人的看法而已。

在去年的報紙，文藝副刊有多大的領域呢？我們不妨列表如下：

副刊名稱	所屬報章	備註	出版日期
1. 青年文藝	南洋商報	原有	
2. 新年代	南洋商報	創刊	
3. 文藝	南洋商報	爲上者取代	
4. 青年園地	星洲日報	原有	
5. 朝花	民報	創刊	
6. 新生代	民報	爲上者所代	
7. 青園	新明日報	原有	
8. 旗	陣綫報	原有	每期
9. 青年筆陣	行動報	原有	每期

此外，諸如南洋商報的「戲劇春秋」、「美術」、「音樂」、「商餘」、「學海」（年中停刊）、「學府春秋」；星洲日報的「生活」、「青年知識」、「星雲」；民報的「生活的海洋」、「民風」；新明日報的「新風」等等，都是寫作者投稿的範疇。除了這些，中國報及馬來亞通報，南洋商報的增版等均有綜合性及文藝性副刊的產生，茲不贅及。

雜誌之外，報刊之外，新加坡電台的文學節目，「聽眾園地」及馬來西亞電台的「我們的文壇」等廣播節目中，依舊選擇文藝作品，年來也有新人的加入，然無多大特出的表現。

三、結集方面

一年來在單行本的出版方面，似乎熱鬧一些，但在總結之後，我們可以肯定的說，並不見得較往年熱烈。

現在，我們將單行本的出版分成詩、散文（包括雜文）、小說、劇本、評論及其他等六個部份，各以表列出。

A·詩集

集名

作者

- | | |
|-----------|--------|
| 1·呼吁 | 丘絮絮 著 |
| 2·參差 | 淳于汾 著 |
| 3·馬華新文學選集 | 詩歌方修 編 |
| 4·青銅代之歌 | 詹燕 著 |
| 5·貝壳 | 蔡欣 著 |
| 6·噴泉 | 秦林 著 |
| 7·鮮花·詩人 | 羅波浩 著 |
| 8·戀曲 | 初聲 著 |
| 9·候星 | 蔡牧蒼 著 |
| 10·夜的斷面 | 南子 著 |
| 11·鳥及其他 | 李有成 著 |

12·新加坡15詩人新詩集

賀蘭寧 編

13·紅睡蓮

寒川 著

14·濃濃山野

潘有為 著

15·花串

張夢野、林也著

16·街頭小唱

魯生著

17·响雷

彼岸 著

B·小說集

集名

作者

1·滄海桑田

(長篇) 田流

2·生活的歷程

(中篇) 雨川

3·燦爛的微笑

(中篇) 丁翼

4·人畜之間

(短篇) 苗秀

5·我要活下去

(短篇) 孟毅

6·掙扎

(短篇) 魯之羊

7·母親

(短篇) 朱揚

8·再見斑馬線

(短篇) 麥秀

9·十二城夜雨

(短篇) 方北方

10·柏油路上

(短篇) 于烈、藍妍

C·散文集

集名

作者

1·生活的脚印

藍玉

2·全窗集

游冬等

3·海語

4·家里沒人

5·瓜棚荳架

6·海的歌唱

7·弗特雜文集

8·島上雜談

9·門外雜文

10·人生百態二集

11·青春的飛翔

巫漢明

易梵

傑倫

符氣南

弗特

陳之

魯生

岳文

蕭萌

D·劇本

集名

作者

1·過去的年代（四幕劇）

王里

E·評論集

集名

作者

1·藝藝論文集

2·新詩雜話

3·趙戎文藝評論集

4·戲劇美術論稿

5·事在人爲

6·讀書與寫作

7·馬華文藝思潮的演變

藝藝

林瓊

趙戎

陳群

南海客

章翰

方修

F·其他

集名

編者

- 1·新加坡華文文學作品選集 孟毅
- 2·新生代(第三輯) 謝克
- 3·十五年(藝術劇場十五週年)藝術劇場

在上面洋洋大觀四十九本的單行本中，詩集的份量竟達三分之一左右，而數量共有拾七本；不可諱言，好像多了一些。其中，「新加坡十五詩人新詩集」是一本嶄新的集子，富有創新性。為牧羚奴、南子、賀藍寧、文愷、流川、秦葵、孟仲季、沈璧浩、吳偉才、林方、莫邪、謝清、夏芷芳、完顏藉及零點零等十五人作品的結集。

小說及散文的集子此往年少了許多。散文集方面多為單薄乏力的小冊子，雜文集也無可取之處。

在劇本方面，只有王里的「過去的年代」一書出版。這方面的缺乏，是與劇壇的沉寂及趨向有着不可分割的關係存在。

綜上觀之，出版物的出現並不踴躍，希望七一年的文壇能有所改變。在書籍出版方面，需要各方面的合作，窮文人是無法可施的。

四 文藝活動方面

文藝工作者除了發表作品及結集出版二方面的努力之外，一些聚會及活動，對文壇而言，也是良好的促進作用。去年，文壇有一件要事發生，即作家協會終於成立了，在八月一日召開成立會議，選出理事。醞釀多年的作家協會，竟至能暫時摒除了內部的私見，排除萬難，宣告誕生，不能不叫人額手稱慶。

然而；作家協會的產生雖具有其重要意義及歷史任務，它不應是私人門戶的護符，也不應是好看的小擺設，應該切實地作一些工作，有計劃地領導其會員向前邁進。

此外，以下幾項座談及討論等活動，足可反映出去年文藝活動的數量及內容：

1. 作家協會聯合新社及南洋學會主辦「會員作品展覽」。
 2. 新社及新大校外進修系聯合舉行「我國藝術的現況及其發展前途座談會」。講員是劉抗（美術）、孟毅（文學）、范統（戲劇）及梁榮平（音樂）。
 3. 新大校外進修部主辦「馬華文學講座」。共十講。講員爲知名寫作人士。
 4. 南洋大學中文學會主辦「青年人談藝術」講員有趙戎（文學），易振東（美術），曾四（戲劇）及李煜傳（音樂）。
 5. 「蕉風」月刊主持一個座談，由該刊十餘作者參與討論，並於「蕉風」刊出記錄。
 6. 星洲日報與南大中文學會聯合主辦「全校小說創作比賽」。
 7. 新明日報「青園」版刊出其部份作者對馬華文壇的感言。
- 這些活動，反映馬華作者對積極推動文藝，確有其熱誠；因此，這更需要大家切實認識問題，研究並加討論，發表意見，提出批評。

五、戲劇活動及其他

一年來，在表演藝術方面，包括戲劇、音樂、舞蹈等的演出，成績可謂不理想。更由於團體內黨同伐異及門戶各立的現象，造成戲劇及其他方面的活動，未能取得良好的成績。

在戲劇演出方面，只有三數團體維持每年一度的舞台劇的演出。其中，以藝術劇場在二月底三月初一連二次六晚所推出的「絞刑架下的中鋒」一劇，成績最好，反應也較熱烈。對舞台演出方面，也許有份量的嘗試及改變。此外，表演藝術學院於七月間演出的「連陞三級」，也頗受歡迎。

總的說來，七零年的戲劇活動，一直保持着沉寂的狀態。而到年底，甚至表演藝術學院也未作慣例的跨越兩年式的演出（即由第一年的十二月底演至第二年的正月初）。因此，演

出的問題，亟需劇壇人士全心協力打破障礙。否則，如此下去，舞台演出將一直依賴音樂及舞蹈的演出了。

戲劇演出所牽涉到的另一個問題即是本地劇本的上演及創作。從新加坡電視台所播放的本地劇而言，很多是失敗了。所以，從事本地劇本創作的創作者應加倍努力，求取進步。

音樂、舞蹈演出方面，頗受注意的有「鼓樂迎春」及「大聯歡音樂晚會」（國家劇場華樂組），「鼓樂歌聲到民間」（國家劇場合唱團），「貝多芬作品晚會」（星市音樂會），「兒童之夜」（海星中學附小），「民間藝術晚會」（星業餘游泳總會主辦）等。

美術這個藝術形式，在七零年有多少的進展呢？

去年，有許多團體及個人的畫展此起彼落的假維多利亞紀念堂、國家圖書館、中華總商會等地展出。畫家們除有些本為中國畫畫者外，對於各繪畫流派的探討頗見苦心，敢於表現。

在去年的展出中，平均而言，每個月均有四次或以上。甚至有達七次者，比如六月及七月即是。

其中，「十八畫展」作常年展出，作品多寫旅印（尼）所見。成員雖有變異；而水準亦見提高。「獅島青年書畫展覽」，展出數十名家之作，唯因雜亂，故無特色。

以上就雜誌、報章、新書出版、文藝活動、戲劇活動及美術等方面分述一九七零年文壇的一般大概。

由於牽涉廣多，無法一一論及，故難免有所漏缺，容後增補。

七零年的文壇給我們的印象，是一如上述，沉寂及變動為其兩面之特徵。作者已矣，來者可追，寄望七一年裡，文藝工作者能群策群力，為培植文壇的成長而努力！並願作家協會能够在其本身所具的意義及任務下，協助出版事業，獎掖後進，推動文藝活動，切切不可滿足於現況！

是稿於一月卅日

修於二月七日

吃得是福

黃潤岳

人的一生活，一半時間固然是躺在床上；然而全部的精力卻是爲了吃。所以吃得是福。

吃有兩方面：一是有得吃，一是能够吃。想吃而沒得吃，可以造反；有得吃而不能吃時，那就會食少事繁，其能久乎？

華人是歷史文化悠久的民族，不僅書法美術文字圖書舟車宮室要求美，飲食一道，尤爲講究，執世界之牛耳。君不見華人餐館已遍及全球每一角！我們華人自己的飲食，更是門類繁雜，各有千秋。華人餐館就可分粵湘川平津江浙閩潮等，還有回教的清真教門館。西洋最著名的是法國菜，法國菜可能有因地而出名的許多味，但決不可能在法國菜中又分出省或縣來。羅宋菜，義大利菜和日本料理，更不用說了。

「吃」成了一種藝術之後，完全不是實用的飽肚子的問題，而是成爲了一種享受。最基本的條件是色、香、味俱全。除了好吃之後，還要好看好聞。品題的

原則是：滾（熱度）、淡（鹹度）、爛（火候）。有的菜要冷吃，為凍雞羊羔；有的菜要溫吃，如醋炒肚絲宮保雞丁；有的要熱吃，如八寶飯水魚湯。除了冷熱之外，烹調要顯工夫便得清淡，不靠辛辣，連鹽都不必太多。火候可以說是重要的。醉蝦魚生不用火，小炒的火候就要恰到好處，炒生了不能吃，炒老了不好吃。例如青辣牛肉絲，除了鍋的溫度之外，炒的時間可以說是不可增減一分鐘。火候如此重要，可不能利用科學設備來調節。炒一碟菜，前後不過幾分鐘。全靠廚師的手法，因此就成為藝術。也就是說：在完全相同的條件下，所得的結果，因人而異！

烹飪既是藝術，經驗很重要。所以外婆炒的菜，通常都是特別好吃的。

我們見面的應酬話，第一句就是「吃飽了沒有」？或是「吃過了沒有」？我記得小時候在家鄉，只要說一句：「肚子好像有點餓了！媽媽會立刻下廚房弄東西吃。她還說：「吃得便是強，做得不會弱」。後來我進了大學，那正是抗戰時期，男女同學爲了要使肚子飽，每餐都要搶飯。受軍事訓練的時候，連吃飯也限定了時間。於是，不僅要多吃，而且要快吃。學生時代樣樣都好玩，連早餐吃粥也可以比賽誰吃得最多。我記得大三那年，我患了腸炎，拖了半年沒有好。每天不吃不可以，吃了又有問題。有一次，冒險吃了一碟油爆豬肝。想不到第二天腸炎就好了。

在求學時代的吃，是要吃得多，吃得快。年紀漸漸大了，便會懂得一點生活的藝術。狼吞虎嚥，彷彿已是很庸俗的了。加上經濟方面慢慢也在改良，不僅吃得是福，而且還要享受吃之福。

曾國藩說：食不過飽，寢不過遲。這是無可爭辯的養生之道。不過到了真正好吃的時候，要不過飽，的確很難。如果是美味當前，良朋在側，有好酒，有興緻，誰也會寧願做飽死鬼。於是，胃病、肝病、甚至於心臟病都來了。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自然而然就會心廣體胖，大腹便便。我從進入卅歲之後，體重一直在增加。原因很簡單：我吃得快，吃得多。我愛聽朋友們說：你又

發福了。

體重直綫上升，高到一八五磅。每一個朋友見了面，都會說：你又胖了。開始，還沒有甚麼不妥。後來，上樓會氣喘，綁鞋帶有困難，終日想吃想睡，常常會感到心臟不舒服。我那些醫生朋友都勸我節食。我說我做不到！他們就勸我少吃脂肪和殿粉。家中爲了遷就我連豬油都不吃，我自己拚命控制飯量。經過好多年，我的體重大減。

這樣一來，又有朋友們說：「你近來怎麼樣？好像清瘦了一些」。「是嗎」？我心中又有點不安。加上多年節食，偶爾又會有糖過低的現象。於是，我把節食之事忘了。我仍認爲吃得是福。而且我約一些「食友」利用假期去吃！只要好吃，我們不計較地點的遠近，也不管是大館子或小飯攤，不問價錢，吃了再說。我的體重是一七五磅，雖較標準高，我的「食友」都勸我不要管它，我自己更有勇氣，怕它作甚？

我的腸胃是最健壯的。我真正享受了「吃得是福」。

去年年假很長，連文章也少寫，住在星洲一位親戚的農場中，白天吃飯喝酒睡覺。晚上到外面去應酬，也是吃飯喝酒睡覺。早晨，我獨自上那小鎮，吃幾種本地的小點，吃到吃不了才回來，回來也是往椅上一躺，報紙看完，又呼呼入睡。每天真開心：早餐是小點，中午是家常便飯，晚上是上餐館吃大菜。高興就倒酒喝，疲乏就上牀去睡。我自認是神仙生活。

半月之後，回到家來，好像心臟有點不對勁。找醫生聽心臟量血壓，一切正常。醫生沒有藥給我吃，只要我節食減肥，再加上運動。

我一連服了半個月的鎮靜劑，心臟仍有不適之感。看到報紙上常有「半百老翁，暴斃道左」的新聞，我多少有些畏懼了，因爲我也是半百老翁，萬一也暴斃道左，還有甚麼吃得是福？於是，決心節食減肥。

開始幾天，非常輕鬆。剛好那幾天感冒發熱，一週之間，減少六磅。我高興到跳起來，當然要再接再勵！早上起床，第一件大事是量體重。減輕半磅則喜，

保持原狀則憂。早晨一杯牛奶，二片麵包；上午一塊乳酪；中午兩片麵包，晚上只吃半碗飯。天哪，從前我一頓點心也比這些多。要瘦，就不得不如此。

半月之後，又減三磅。再隔一週，又減三磅。前後不過廿天光景，我減了十二磅。沒有心臟不舒服的毛病，也沒有低血壓的現象，可以上下樓，可以游水。精神固然抖擻，心理卻也難受：想吃而不能吃，肚餓不能吃飽。有甚麼辦法呢？要節食減肥嘛！

想吃嗎？吃一枝香蕉。肚餓嗎？吃一包魷魚碎。消夜嗎？三四粒糖豆子。

從前每日三餐，只記得吃。好吃就吃個飽。吃過量了，泡一壺濃茶喝。如今是晚餐最多半碗飯；肚餓只隨便吃點甚麼當作意思意思。有時會想到人是要生；生便得活；活就要吃；吃就要吃到飽、吃得好。像我目前這種生活方式，簡直活得沒有意思。

我到底沒有「寧做飽死鬼，不做節食人」的勇氣。何況吃得過飽，免不了會有腸胃病；長得過胖，免不了會有心臟病；那就求生不得了。

爲了節食，酒當然要少喝了。爲了節食，參加宴會，變成了一件非常痛苦無奈的事情。在酒席上，連醫生都會勸你何必節食；你自己飢腸轆轆，看了醬油碟都會流口水，別人在大口喝酒、大塊吃肉，節食成了酷刑！吃得難道不是福嗎？

印度

小商店隔着一條不小的溝渠，開向柑仔園大街，右邊正好依着星古拉巷的巷口，一條較小的水溝把它們分開了。遠遠看去，這小商店恰好孤寂地萎縮在星古拉巷與大街交接的地方。溝渠上都分別鋪有當橋樑用的木板，也許由於質地良好，它們雖然多少已經剝落，事實上倒還挺能撐的。

儘管大街上車輛日以繼夜地往還着，人聲、車聲爭先恐後地哄鬧，小商店看來已老邁得對這情景無所反應。它無動於衷，如一個癱瘓在床上的老年人，已經不良於行，甚至連說話都感到困難了；只不過還在那兒不停地眨着眼，如同仍在期待甚麼，而且想象獵取甚麼，在破落中蘊藏着它的孤傲。店裡的櫥窗，玻璃破的破、掉的掉，有些地方甚至連鑲嵌玻璃的木條也沒有了，除了依稀尚能辨認出它們曾經是櫥窗外，實在無法引起任何有關櫥窗的美麗想像；或許應該說，它們已被貶落到只算是木架子了。那上邊擺着一些貨物：成藥、鉛筆、原子筆、練習簿、幾罐奶粉、阿華田、美祿、好立克、數種不同商標的火柴、香煙、雪茄、肥皂、洗衣粉、大小不同的白蠟燭以及數本皺黃黃的英文小說和漫畫，另一個角落擺着十數二十瓶的廉價汽水。地上則散滾着一粒粒剝了或者未剝皮的椰子。靠左邊架子的地方，擺了一套陳舊的桌椅，桌上擺着幾本看似賬簿的本子。除了香煙、雪茄之類，店裡的大部份貨物都可以用老舊枯黃一類的句子來形容。當中午時分，太陽直照着大地，平鋪的柏油路惡狠狠的把強烈的陽光反射進小

商店內，店裡的空洞就一洩無餘了。大部份時間，望進裡面去，總會令人心裏湧起一種昏黃沉悶的感覺；這兩天更是糟透了，灰暗中還夾帶有發霉的氣味，使人悶不住氣。

小商店的兩邊柱子垂着兩根繩子，上面排列地挾掛着許多報紙；中文的、馬來文的、英文的、印度文的，這些每天更換的報紙使小商店看來稍為起眼。它們清新的紙張跟店裡可憐的貨物畢竟是不大相稱的。

緊依着小商店的左邊，有一株遮里果樹，單從外型，一眼就可以看出它已是上了年紀的了。樹下經常散佈着枯皺或半腐的落葉以及折斷的窗枝椽。偶然也會有幾隻麻雀之類的小鳥飛到斑剝的枝椽上，啄食着爛熟的遮里果。小商店和遮里果樹猶如兩個相依為命的親人，幾乎緊緊地貼靠着，互相憐憫，彼此關懷。有時也會有幾個印度三輪車夫，圍坐在碎蔭下玩撲克。他們常把嚼過的檳榔渣子吐了個滿地，地上東一塊西一塊紅紅的渣子痕，迸發着憤懣和怨懟。遮里果樹下有一面張貼報紙海報的黑板，但這上面黑空着的時候多。

溝渠裡的污水經常地流着，流水聲有時故意囂張，根本不把小商店放在眼裡。小商店彷彿身負着艱巨的重任或者某種不得而知的神聖使命，孤寂寂的在那裡苦待着某種未知的來臨。

我應該說得更清楚，這小商店只能說是個賣雜貨的小攤子。

他是個印度人。我是說小商店的主人。

那一年我還不到十歲。剛好第二學期才結束，學校放了假；母親爲了照顧外祖母的病，把我一起帶到外祖父那兒去。外祖父的家離這小商店不遠。當時外祖父已經從港務局退休；每天早上，他幾乎風雨無阻的要到小商店去，翻閱當天的報紙。外祖父會在那兒歇上一兩個小時，把幾份不同的英文報翻了又翻，除非遇到賽馬的日子，否則他很少會買的。我時常跟着他去。開始的幾天，我感到這一兩個鐘頭實在難以打發。我不時跑到溝渠邊看流水沖激着污物、瓶罐的情景，惹得外祖父無法安心看報紙。數日後，那印度主人大概是發現我尷尬的處境，於是借了我幾本已灰黃了的漫畫。他不時摸摸我的頭髮。就這樣，我很自然的開始注意他。我看得出他的年齡至少也在五十歲以上了，頭髮相當厚密，黑黃而異常捲曲。臉上最引人注目的特徵是那兩片厚渾渾的嘴唇，下唇特別向外翻，以致使人錯覺到他的口涎隨時都會流了下來。他時常圍着一件白棉布紗籠，在肚臍的地方捲了一大團，在我幼稚的想像中，那裡面好像裹着層層的奧秘，只要把它鬆開了，這些奧秘就會全部滾現出來。間或他會空着上身，偶而也會穿了一

件簡單的有袖涼背心。他的個子看來不小，黑閃閃的，帶給我極大的興趣。我無法理解自己當時的感情，對於我，那種黑色顯然含着無比詭異的神秘，彷彿有一股難以言狀的神奇力量在蠱惑我，我的腦海中浮現着漁村裡印度人祭拜拿督公的情景。拿督公廟座落在海灘上的草地，望向海洋，廟的四周都是椰樹，椰樹下搭起了好些曬網的棚架。從我家門口望去，就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整個廟的輪廓。廟頂鋪着白石板，當陽光照射，那上面就會閃耀着刺眼的光芒。每一次在動工採椰子之前，漁村裡的印度人總要到拿督公廟前舉行開工獻祭。有好幾次我偷偷的注視着這小商店的印度主人，眼前竟然閃着一張張黑油油的臉孔，祭祀的情景跟着一幕幕一件件的在展現，我彷彿看到抹在廟柱上的彩粉幻成各種感人的彩圖，那半月形的巴冷刀正割鋸過一隻隻雄雞的頸項，紅燙燙的鷄血噴得那麼燦爛，失去頭腦的雄雞被拋到海灘上，他在滾躍着，那些腳爪似乎在撕扯着無邊的痛苦；還有那些黃翹翹的香蕉，那些青嫩嫩的椰子，我如同嗅到焚燒着的甘密煙那種奇異的味道。我不明白他們祭祀的意義，我深愛着它。這是一種微妙的情感，每當混雜在看熱鬧的人群中，我的心情是虔誠而慎悚的。我既想窺透隱藏在其間的秘密，並且解析它那神秘的力量，然而心湖中又禁不住受一份莫名其妙的畏懼所衝激。

而現在這種力量竟然發生在這小商店的主人身上！

我盤算着把握住每一個可能的機會，去撥開那印度主人罩在我心靈中的迷惑。我注意他的一舉一動，甚至他的生活。他住在店子後面毗連着的一間小木屋，那是有一次他走進裡邊去才被我发现的。小屋有一片小木門，很接近那株遮里果樹。我能知道的只是這些，但我可以肯定，他只是一個人住着，我固執的相信他尚有妻兒留在印度。

終於有一天，這小商店忽然開多了一個印度孩子，約莫十來歲，個子瘦弱，乾乾癯癯的，好似缺乏水份。那天早上，我像往常一樣，跟外祖父到小商店去，我看到他蹲在地上剝椰皮。我站在他的身後端詳着他的頭髮，黑得無法置信，教人想起深深的井水，深邃得難以探測。他吃力地剝着椰皮，那印度主人却在一旁乾瞪着，口裡不住地嚼着檳榔老葉，滿嘴柑紅。那小孩子剝完了一粒椰子後，回過頭來，他的視線正好碰上我的，不知爲甚，我的心底裡油然地湧起一陣子難過。那雙眼睛，圓睜睜的，黑白分得那麼清明，一眨眼就好像要把所能看到的一切都含下。他的臉型瘦削，額上垂散着幾縷頭髮。我向他微笑；他沒有表情的又反過去繼續剝他的椰子。那個早上，我幾乎把所有的時間都化在觀看他剝椰子上。他的技巧頗爲老練。他對於我是新奇的。我猜想他是到這小商店來幫工。

這以後我差不多天天都跟着外祖父到小商店去。無疑的，它在我心中又增多了一層神秘的影子。似乎沒有人來看過那印度孩子，他瘦怯怯的外型使他看來格外孤獨，若一張單薄的黑紙，隨時都有被風括進溝渠去的命運。好多天了，我對他的瞭解並沒有太大的進展，這跟我熱切的心情是那麼不協調。有時候我會用簡單和斷續的馬來話和他搭訕，可是他好像不大愛開口，有點怯生生而吝於搭腔；他看來很忙，動這動那，小幽靈似的。

有一天午後，大舅要我替他買包香煙。我來到這小商店，發現店裡沒有半個人影。八月的天氣，午後還是熱騰騰的。太陽光兇猛地施放淫威，連柏油路也按不住地喘氣。大街上車來人往，烈日下交雜而成的喧嚷聲，在感覺裡湧凝成一陣陣的煩躁。溝渠裡的流水聲與往日一般，單調無味。我很少在午後到小商店來。我楞視着那空無人影的店面，昏黃之中瀰漫着一份悲涼；少了人影，小商店在靜寂中顯得更孤傲。我的內心出奇的激動，有一股不可解析的力量在驅使我，我渴望知道印度主人和那小孩的去處。

我移步到遮里果樹下。樹上杳無鳥雀。我的雙眼很自然的移向距離不到三碼遠的那扇小木門。門關着。我的心撲得很厲害。一份恐懼驟然涵泳在湖中。那小木門的另一邊彷彿隱藏着無數狡黠而誘人的秘密。我不想去掀開，但又想去揭破。我怕失望。可又忍不住沸騰的渴望。突然間，我強烈地感到自己的悲哀，我似乎被某種事實所嘲弄，只是我一直被朦蔽着。一種複雜的情緒在我心裡混騰。我愕然地盯住那小木門。驚愕中，我內心燃燒着憤怒。我跨向那小木門，用力推開了！

啊！一切是那麼不可想像！我看見了！整個事實像一場夢魘，猛然撲向我的眼前。我清晰的看到膝在昏暗中的整個事實：那印度孩子正赤裸着身體伏在離門數呎遠的一張木床上，乾瘦的雙腳老是在床上蹬踢，而伏壓在他身上的霍然是那店主人，裸着下身，兩隻粗黑的手臂活像兩把鐵鉗，鉗住了那小孩乾柴似的雙手，我關注着那雙狼踢着的小腳，它們逐漸模糊，很快的又化成兩件莫名的東西，在昏沉裡飄浮。幻滅的痛苦撞擊着我。忽地，那印度主人掉轉頭來，他的眼睛在昏朦裡流露着恐慌和砭骨的凶光，白寒寒的牙齒是冰冷的月光，我倏然驚覺到他只是一隻孤獨無援的困獸。整個突來的事實使我惶恐得手足無措。我驚懼地拔足向外跑，由於一時無法自制，我驚嚇得哭了！

沿着星古拉巷茫然慌亂地跑，淚水流滿了臉頰，我跑着，跑着，一直跑到一棵老樹下，才駐了腳。畏怯地往後看，朦朧裡，我隱約看見那雙無助的小腳，在空中掙扎，在無目的地浮遊。那些黑燦燦的印度人彷彿給迢遠的地方緩慢地飄向我，我嗅見甘密煙幽香而出塵的異味，我看見拿督公廟柱上那些詭惑的

彩粉，那半月形的巴冷刀在閃爍着奇異的寒光，那一隻隻少了頭腦的雄鷄在空中撕抓着摸不着的空無，在沙灘上翻躍着深遽的苦痛，那紅鮮鮮燙人的鷄血也灑成了古怪的圖案。陽光凶惡地在我視覺裡晃移，我聽到流水聲，我聽得見川流着的車聲人聲，一切是那麼遙遠而不可及。

痛苦、失望、憤怒、驚慌，在我心海中澎漲着複雜的情緒，我軟弱地蹲下身體，把濕沾沾的臉孔埋向掌心。

青山白雲

且莫說他落寞得像灰暗天際的孤雁，也莫笑他沉默得像荒野墓上的土塚。當人欲醉了，痛苦的往事，披滿一身難忍的憂傷，就會欲語還休，學孤雁的獨行，像荒塚的沉默了。

人有思想感情，就注定活在痛苦裏。

走過母校校舍，那蒼鬱的古松，依然在淒風中哀號，仰視那巒樓玉宇，曾一度著滿他歡樂幸福的校舍，但人已去，事已渺，徒增風的悠怨。

亦想拾撮校園遺落的往事，在鞦韆上盪一個黃昏，總又披滿一身紫色落花歸去。想起人說過：失意後，離開那使你痛苦的地方，遠遠地，越遠越好。

因此，他亦想過遠行，去晒晒赤道上的炎陽，冒冒冷夜中的風霜雨霧，把自己鍛鍊得更堅強。

那年，他真的走了，提着重重的憂愁，載着悠悠的落寞，他來到了「傍黛谷」。

記不起「傍黛谷」的晨昏是如何渡過，只記得每天黃昏飯後，他與D走下那斜斜的山道，到路旁的 Cherry grove 去，那是個很有點氣氛的地方，蒼鬱的查利樹下，擺有不少桌椅，桌上有些昏暗的小燈籠，紅的、黃的、藍的、青的，閃着周圍的野草雜樹。他就和D在那裏喝着黑而苦澀的咖啡，有時也抽一兩枝 Lucky Strike，看着那火光映紅了臉頰的馬來姑

娘在炸香蕉，看那搖着葵扇的老翁，在烘沙參，至夜半人稀，才踏星月歸去。

一年的學院生活，很快就消逝了，他雖比同學快了一步，一年就考得了兩張文憑，一張師範文憑，一張高級劍橋文憑；但他實在記不起，「傍黛谷」的晨昏是怎樣過去，一年的學院生活，他學到了些甚麼。

最使他難忘的，還是那遠處的青山。

他住在七層高樓上，書桌前，百葉窗外，就是連綿的山巒，那座最大最高的，正與他書桌遙遙相對。

每天清晨，他總冒着濃霧冷風，佇立廊邊，看青山，看日出——

黑幕後的山頭天邊，漸湧上片乳白，參上點黃色，變成橙色，而後成紅色，很快地，就像滴在濕紙上的水彩，四邊滲透出去。

漸漸地，立體的光芒，像菱角，從山後向天空刺出去。

蓋滿山頂的白雲煙霧，漸漸散去了，蓋上青山頭的是片璀璨的旭陽。但嫵娜的雲煙，猶繞着山腰山脚，作浪濤似的飄浮，乍看之下，猶如整座山，在虛無飄渺的雲海中飄浮了。

很快地，圓圓赤赤的旭陽，已掛在青山頂。山腰山脚下最後的一絲雲霧，也消失無形了。

青山，青翠的山，又以那沉毅的姿態，沐浴在晨光中了。

他看過黑幕掩蓋着的青山，他看過雲霧迷濛的青山，他也看過狂風急雨籠罩着的青山。但黑夜會過去，雲霧會消散，狂風急雨會停止，永遠存在不動的，是青山。

青山，古老中顯出生的氣息，沉默中顯出莊嚴，峴立中，有沉毅的姿態。

青山，永不說話，永不移動，它靜看過多少綺麗的雲彩虹霞，在它眼前消失，它看過多少詩意濃濃的雨絲雨霧，在空中作雲煙散去，它也看過多少可怕的黑夜，在它面前過去，但日日月月年年，永遠不變的，還是那靜默、孤獨、沉毅的青山。

朝夕相處，思想感情亦感染。

因此，他亦學會了青山的沉默，只是還多加了點孤雁的落寞，荒塚的孤獨——人，畢竟還是有感情的動物呀！

溫任平

第一交響詩

我思，所以我存在

——笛卡爾

你俯伏着，去聽那脚步

你要穿過網狀的血管

滿眼是亂鴉

你是尋覓鏡子的人

許多人翹起腿

在那家新開張的館子

熱心地討論分期付款，以及

濃或者不濃的咖啡

你輾轉反側，沒有人聆聽你的哲學

你守住全人類精神的出口

沒有人經過

連衣袂飄風亦渺不可聞

你失落於永恆的守望中

人造花時塵地被擺設在廳前小几上

與煙灰缸瀾論張大千的樓臺仕女

假面蛇在沒有草的街上逛來逛去

陋巷張開雙腿去引渡善男們的跪姿

你仍然期待着某項突圍

某項韻律。一盞燈

你用你瘦瘦的手去彈一闕漢賦

去歌一種很少人聽懂的歌

有人就在此時打一個長長的呵欠

把露出的奶又塞回胸衣裏頭去

在印度支那有一朵黃菊用整塊的紅河三角洲，換取

一桿弱弱的稻。一腋的黑色

刺青龍的臂膀。毒瓦斯

西貢市郊的蔬菜就這樣萎謝掉了

你企圖走出那道門

而你的門是沒有把柄與拉環的

你急躁地往返走着。當然也詛咒着

蒼白而又憤怒

你抓起一把斷刃，拚命地磨着

切齒地詛咒着。

而屠狗場屠夫的刀生滿了鏽
電線桿驕橫地直立

像一個訓練有素的大兵那樣官式的直立着
而那邊的大廈又快建起來了
打樁的震撼是一種有節奏的邪惡

你是你自己的陪審官，你是囚犯
所以你的吶喊是沒有回聲的
你捧着聖經。聖經教你送過另一邊臉
去供人任意擱打；給人用野戰炮
任意在你乾癟的胸膛轟炸

那個不識字的道士又在擺攤測字了
不同的掌紋顯示不同的凶年
一個七彩斑斕的和平團團員正巧於此時走過
對於他們，八卦的玄玄
不若飯後第一口煙的涅槃(一)

啊，你尋覓鏡子的人

你溫文典雅的言語

能否強得過用鐵路下賭注的賭徒呢(二)

當衆人吆喝

當許多小女子患上劇烈的黃昏恐懼症

你能否撓開那面沒有守護神的銅門

你詭舌立得住足，不墮入參差的橋牌裏
不墮入千萬個有心人已墮身的
那個，啊，那個測不出體積底死谷

註：

一、佛門語：精神的無上境界。英文作 Nirvana。

二、美國大詩人桑德堡 (Carl Sandburg 1878—)「芝加哥

」詩句：『用鐵路下賭注的賭徒，全國貨運的操縱者，吵鬧的、嘎聲的、喧騰的，大肩膀的都市……』

附言：

交響詩 (Symphonic Poem) 本是音樂的一種體裁，筆者以「第一交響詩」為題在說明它基本上的音樂性構造。

在古典樂章中，第一主題 (First theme) 如屬快板 (Allegro)，則第二主題 (Second theme) 多為慢板 (Larghetto)；反之，如第一主題為慢板，則第二主題多節奏較明快。這種安排 (Layout) 在造成一種情緒的對比 (Contrast in moods)，使急速的調子更顯虎虎有生氣，徐緩的調子更是柔婉抒情。上面這首詩也企圖作這種試驗。除了最末詩段外，凡單數的詩段 (Stanza)——即一、三、五……等詩段，與雙數的詩段——即二、四、六……等詩段如交響曲樂章 (Movement) 中的兩個主題，是交織而出的 (In a cross-stitched manner)。從鮮明的戲劇性的對照對比中表現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與它們之間的隔絕感 (Estrangement)。

期之

獨撥琴弦三千響

這種獨步，能否永恆？
這種獨步，能否參禪？

於是每個季節都鹹了

於是每個都鹹了的季節一拐一拐地聽我脚下兩個患上貧血症的潤嘴巴瘡啞地唱着
苦澀的歌

苦澀的歌當然也一拐一拐地跛行在街上當然也不甚麼幸福地睡在街上（很多很多
的夢都給冷箭射落了）

苦澀的歌儲蓄在發霉的褲袋裏

每天例必撈他一把撲粉般打扮臉龐

小弟你怎麼把早熟的滄桑滿街亂撒小弟你怎麼濫製那麼多酸性的雨季小弟你怎麼
把金黃的夢染成灰色小弟你怎麼酗酒憂鬱呵憂鬱的想把自己瘦死！

小弟你媽的死父虛僞他媽的死父無聊他媽的死父無病呻吟！

小弟你——吓小弟你——吓小弟你——吓吓吓吓！就把你的話以焦黃的兩指彈成
淒涼的小調

就把你的話擊落以我不變的坐姿
就把你的話貼在我腫上

髮叢行結你腦筋

鬚林劍戮你的心

飄姿迷茫你的眼

喂，無能的面具

髮叢。鬚林。飄姿

問有誰能詮釋

每一張臉呈現紙一般的蒼白

（所有的風沙都是粒粒禪機

所有的風沙都是粒粒矜喜）

喂，無能的面具

沒有人能逃避將至的後悔

親愛的先生

別把您的頭搖落那僅有的暮色

您的嘆氣並不能擊碎我的心

您已經揚够您最不愛揚的手已經開够了您最不愛開的口已經皺够了您最不愛皺的

眉頭 鬼曉得

而您的嘆氣並不能擊碎我的心

所有可愛的年齡被壓偏了

而我還是爬我的樹還是放我的風箏還是對射我的鳥還是愛揚我的小拳頭還是愛鬥

我的金蜘蛛愛鬧我的暹羅鬥魚

所有的年齡都拚命耗着腦汁蝸步於一個醜陋的公式

而我獨嚼滿園的芬芳辛勤的攀上一個又一個偉大的金色肩膀披他們堅韌的透視性的鬚潛泳於他們深邃的腫海闖鯊口過珊瑚刀尋覓他們腦壁上的甘露

(親愛的先生

而您的嘆氣並不能擊碎我的心)

就來他豪雨一場吧

把所有眼色淹死

就來他豪雨一場吧

拯救被關過的意志

我立於虹上

我採虹外之虹

我是現代的採虹人

跨狼步

嘯傲然

獨撥琴弦三千響！

復活前後

愛過，不論在心裡或者甚麼，不必得到，也不需要對方懂得，只要你覺得自己愛過，其他一切都是多餘的。

其實我也不很清楚是怎麼一回事。郝敏和我和大衛還有很多人本來是一堆的，就是說整天在一起嘻嘻哈哈那樣。後來不知怎樣郝敏和我就脫離大家了，看戲兩個人量馬路兩個人到茶座談一個下午的話也是兩個人。於是大家說我們戀愛了。我想也是，至少有一點點。和郝敏一個人就比和大夥一齊來得開心，也有勁。我和她單獨在一起會有種前面有個目標快快追上去的感覺，和大家就不。戀愛其實就玄，我也不大清楚是怎麼一回事，但總覺得郝敏和我之間存有那麼樣的味道，戀愛的，一點點一點點。

後來我覺得郝敏和大衛也（我是說也）很好。這個要好自然有點不對路。我不是自私那類，而且郝敏又不是非我不嫁。不過是有點不對路。我綠帽了起來，在那些說過郝敏和我戀愛的人的眼色中心中。自然我承認自己敏感，幻想力又豐富，已經不止一次別人對我這樣說了。我卻照樣的敏感和幻想力豐富依舊。因為那是我。郝敏和大衛很好。我與大衛本來算得上有點交情，而且不淺，至少他多久弄濕夢一次、多久需要變相巫山雲雨我都知道。我忽然覺得大衛很沒有勇氣。郝敏和我好他又不是不知道

，卻要讓我在大家背後好看。下了決心，以後見面不和他打招呼不告訴他最近聽回來的十六歲以下兒童不可以聽的笑話了。他也好像有點畏罪，和原罪有點關連的罪，也不惹我，也不見他打電話來。這倒好，倒好。

有一天我想，這樣是不是有點便宜了大衛，郝敏本來是我的女孩子，至少在大家心中。現在我又一聲不出，又沒有行動，大衛會不會對我露出那種你看我樣樣都比你強都勝了你的傲笑？而且郝敏又一直都沒表示過甚麼，一直沒有。也沒有說她不喜歡了我，也沒有說大衛比我好幾十倍這些話。或者她心中還是，還是喜歡我，多一點呢！我想我應該問她一下，至少弄清楚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免得有時自己都罵自己敏感。要是她說根本沒那麼一回事，我就就此把敏感埋葬起來。要是她說是的，我喜歡大衛，比你多一點，我可能也就此，把敏感埋葬起來，因為證明郝敏不喜歡男孩子敏感。郝敏不喜歡，其他女孩大概也不會喜歡的了。我敏感下去豈不是要自慰一輩子？想起都怕。

可是我人又懶，又愛為自己解釋，說自己忙。一拖，我就沒問郝敏那事。直至，有一個太陽很可惡的下午，你可以知道那下午我心情不好，要不我也不會說太陽可惡了。那下午，我收到大衛寄來的復活節卡，上面畫個大蛋，好像譏笑我是大笨蛋那樣。我一看之下，在花園信箱下拾起兩塊大石頭，好像手掌那麼大的，一扔扔到隔壁去，打爛了他們的玻璃窗。那老哈哈哈哈，非處女，就嘩啦啦的咕嚕咕嚕起來，太陽也不怎麼可惡了。報仇的快感，人的本性，轉也轉不掉。晚上，天氣溫和起來，我心情好，有了計劃，就搖了個電話給郝敏。

我很惡性的笑，又問她大衛可好，又問她有沒有收到大衛的復活節卡。她起初莫名其妙，後來又罵我，噁，你怎麼那樣敏感。我又惡性的笑，心裏卻有點寒。後來我問，你要不要回寄一張。後來，我就說好兩個人合寄一張給大衛。我已有了計劃，可是郝敏不懂，還同意和我合作。我又惡性的笑了，這次笑在心裏。笑的是，第一，郝敏還是喜歡我多一點，要不也不會答應和我合作；第二，我比郝敏聰明，至少她不懂我有個很可愛（對我來說）的計劃。第三，可以報大仇了。你大衛給我好看，我也給你來個五顏六色。一切，都決定了。

卡是漂亮的，自然。郝敏的簽名也漂亮。我在上面寫 Dearest David，下面讓郝敏簽她漂亮的大名。然後我在她大名下寫上 Love Michael。有種人寫信寄賀卡甚麼簽名總要簽上個 Love。我沒有這樣的習慣，但這次卻例外。例外。大衛收到那卡，他會看見上面寫着，郝敏 Love Michael。是郝敏愛

我，我愛她不愛還沒寫上去呢。雖然文法有點不通，郝敏是第三者 Love 應該加上個 S，但也管不了那麼多了。反正，只要大衛懂得是怎麼一回事，就得了，管他文法不文法。我確實也很開心。

好像郝敏真的愛我了。那麼郝敏是我的了，名也是她簽的，連物証都有了。她愛我，我還要考慮要不要去愛她。才忽然發覺，郝敏的缺點真多。郝敏只愛莎岡和依達和寫紅樓夢的曹雪芹，不愛三島由紀夫卡繆和最近每個人都忽然注意了的沙姆爾貝克特，還嘆說看不懂。我呢，卻連老不死的莊子都愛。郝敏對性不隨便，這也可說是缺點，當她和我在一起，我又很想玩一下愛情遊戲，我必須說明我不是性饑渴的時候。郝敏不敢在街上大笑，不敢說心中話，不敢打我捏我癢我；罵我，卻敢。我甚麼都敢，包括午夜十二點跑去黑街，就是那個女人們以肉體換錢的骯髒地方，遊蕩蕩蕩。包括在擠滿人的巴士上告訴別人一個笑話，有時倒不是骯髒而是乾乾淨淨讀者文摘登的那種，自己卻笑得翻天覆地。包括光天化日很正色的說，同性戀也是一種很美很好的戀愛，我不但不反對而且舉手贊成。包括這些等等。郝敏愛我，倒有點委屈了我。我真要考虑考慮，要不要去愛她。我想還是不要的好。

但郝敏卻打電話來着實實的罵了我一頓。那天我記得是復活節。復活節唯一可以做的事大概是看賽車，見了朋友人家總問你有沒有去看大賽車呀。他們把賽車安排在復活節，不知有沒有特別原因。不過不管怎樣，郝敏的電話卻打來了。你好聰明啊，郝敏說，我很莫名其妙。甚麼，我說，聰明甚麼？郝敏說了些話，我忘了她是怎麼說的了，不過她的意思是指那張復活賀卡。她聽起來不很高興，我也不高興，一定是大衛那野種告訴她其中奧妙的。她講了一段落之後，我問，你是不是生氣了？她竟然說沒有，又說我敏感。我噁心得很，說，沒有最好，就掛了電話。我猜她永遠再也不會打電話來了。

晚上下雨，我沒看電視，靜靜的坐在窗旁看窗外的雨。雨瀝瀝的下，濕漉了窗外的世界。要是世界只有窗外那麼大，多好，煩惱就會少一點了。我想像如果我是雨，詩意又古典的雨。我凝結成一朵雲，白色的，灰色的，然後風吹了來，微微的黃昏的風，我就擺脫了雲的整體，悄然落下。我反對雨是一絲一條的說法。雨是一顆顆的，好像珍珠那樣，而且是玲瓏而透明的。我悄然落下，越來越快，本來是夕陽的天，我未到地，卻已是黑夜了。四處都很黑，很靜寂，我無重量又無目的的往下跌落，失去了安全感，但我應該處之泰然。因為那是雨的命運，我是雨，也無可避免的，就像人不可避免死亡一樣。我輕輕落到地面，或者是一根草的尖頂，發出一聲安詳的聲響，就死亡。雨的死亡。

我站起來，決心不想，躺在床上，又記起郝敏說我敏感。是的是的，我敏感。可是敏感有甚麼，不

好？至少敏感可以令你在一個人要傷害你之前警覺，快快離他而去。這點沒甚麼不好。雖然敏感會令你失去某些你本來應得的東西，如感情、朋友或者愛情一類，但我仍然喜歡它。另一個原因是，敏感與我根本不可分割了。我們是好朋友，誰也不拋棄誰。大概，只有敏感是不會拋棄我的了。

顯然郝敏不喜歡我、敏感，但那又有甚麼辦法？她是她，我是我。或者從此我們誰也不認識誰了，我們會就此陌路。但我一點不難過，也不後悔。有甚麼好難過好後悔的？我又沒失去甚麼。得失有標準沒有？沒有。况且失去了不一定不好，得到了也不一定好。我最反對人家，我是說男孩子，喜歡一個女孩子就要去追她，討她歡喜，唯一希望就是和她結婚。這樣簡直俗氣透了，好像一輩子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結婚。結婚的本身就就很荒謬，我沒有理由把結婚這個字眼和我連起來。想一下，為甚麼兩個本來生活在不同圈子的男人女人會忽然開住在一起的呢？實在滑稽。如果性飢渴了，大可找個女朋友或者妓女發洩一下。妓女也是談那個的，真沒意思，為甚麼要給她些錢讓她讓你進去一下。只有人罵別人把愛情當貨品交易，從不見人也罵一下把性當作貨品交易實在不該。不覺得幼稚麼，你想一下就會發覺，原來是那麼可笑。結婚，女朋友，妓女，都是；最重要的，我說，還是愛，愛過，不論在心裏或者甚麼，不必得到，也不需要對方懂得。只要你覺得自己愛過，其他一切都是多餘的。

我愛過郝敏，後來又發覺她不好，愛就完了，沒有了愛，好像復活了一樣，連呼吸也更自由了。有時說起來，愛也不見得是甚麼好東西，我是說愛情，就像結婚及女朋友及妓女一樣，不是甚麼好東西。有時愛你自己；反而更好。也不清楚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雜感篇

廣西人脾氣

妻常對我說：「看，戰兒的廣西人脾氣又發作了！」

一歲大一點的戰，倔強的性格很早便顯露出來。

他要某種東西，非要立刻得到不可，遲一些也不可以！

晚上他睡醒要吃奶，慢一些泡好，他就的鬧過不停，生氣著不要吃。

他喜歡很順利的做到一件事。比如拿起一張小凳，拿得起了，他就笑，非常開心。

萬一拿不起，他就生氣，這還不要緊，還把自己的頭臟向地上用力撞。撞痛了，就哇哇大哭。

妻就指出這一點，說是廣西人的脾氣！

但我自己是個如假包換的吃佬——廣西人，既有其父，必有其子，聽妻的言語，心裡一半快樂，一半生出感想。

我的小戰好動，有力，能吃，能放，樣子笨頭笨腦的，大有父風，因為，我也是一位不大懂事務的人！有人笑我是傻子，不脫山芭佬習氣。

小戰的祖父也是一樣，整天笑口常開，面慈心祥，生平不會作過任何虧心及損人利己的事；有空時，以吟詩作樂。母親說他笨，大概也是一種廣西人脾氣！

我想，廣西人脾氣是好的；他們爽直，坦白，喜怒哀形於色，見于行動，最能言行合一，感受生命的人類！

我在鄉下的時候，看到父老叔伯勤于工作，但在過節日時，大吃大喝，歡樂之情，溢於表面，感到非常感動！

一些貧苦人家孩子，七八歲還脫得赤條條的，下河摸魚，上山捕鳥，口吃野菜，出口粗言穢語，看似貧窮，他們却是頂快樂的！

一些廣西青年駕摩多，有多快放多快，喜笑怒罵，任意爲之，多麼快樂。有時候，一言不合，大打出手，但不久，又和好如初了，多乾淨俐落！

廣西人多不受教育，但他們却多是快樂的，勇敢的，獨立的，正直的，沒有甚麼煩惱存在腦海裡。

我受了教育，跑到了城市住，手脚和感情像被甚麼緊緊控制住，極不自在。這就是有教育的象徵吧！

對于戰，我不想說甚麼，因為他有他將來的世界，我作父親的，並不想他走我的道路，但我喜歡看到他呆頭呆腦的樣子。

妻是客家人，教他說客話，戰自然也說客話，但行動却像廣西人。可見，我這作父親的飄飄然了。

有一點就不很好，戰學會和人打架了。這種打架，是戰搶奪別人東西引起的，我非常不高興，因爲我家的人雖窮，生平除用血汗賺取三餐代價外，從來不奪他人之所好的！

我對妻說，我要買一條鞭子回來了！

「用力打孩子，是你們廣西人的脾氣吧！」妻說。「何必用鞭子？」
我不答她，嚴父出孝子，古有明言，不單是廣西人吧？我想。

光榮和安靜

「光榮和安靜是兩件不能同睡一牀的東西。」——法·蒙田
對於光榮和安靜兩種截然不同的氣質，我寧願選擇安靜。

就是住在鬧市裡，我自己也要創造一個安靜的內心。

我喜歡躺在那帆布床上，閉上眼睛，讓聽覺和心接觸外界奇妙的活動。

我以為這樣是一種屬於幸福的行為。

陶淵明有「請息交以絕遊」，我最欣賞這一種淡泊高潔的文士的心靈。

如果說，人是合群的動物，孤獨算是一種非道德或變態的行為，我以為那不是正確的。

孤獨，是心靈交換意見給另一個心靈的時候，對於作者來說，我們是把心靈顯示給他人看的，因此，更要強調把心靈的公開。

自然，這裡說的公開，是檢查自己心靈最真誠和正確的時候，人，只有孤獨時，才能把心靈仔細的檢查。

我相信，所有古往今來的寫作人，最能貢獻給人類的，是他內心的靈魂。那怕是一些波動，由小小的一點，而引起萬千心靈（讀者）的震動。

最能對自己真誠，把心靈毫無保留的呈給他人的，會爭取到更多讀者。

既然這樣，光榮是一種合群性，企圖發揮合群的本能，取悅或討好讀者群，便忽略了安靜時刻檢討自己心靈的機會。

光榮的時候，雖是幸福感，但和他人接近了，便和自己純樸的心靈距離越遠。

總有一種空虛的感覺纏伴著那些得意洋洋，光榮的靈魂。

在安靜的時候，自己的性靈最真，自由自在，感覺生命的流動。

在這一方面，對於住在城市的人是一種遺憾。

我永遠不感到遺憾，我在鄉下渡過那些快樂和痛苦的日子。

膠林裡、芭場上、菜圃、小徑和山野，靜是靜悄悄的，甚麼時候都給人安靜的感覺。

人和大自然界接近，就像如魚得水，把感官上的才能發揮到最高限度。

一切是那麼沉著、安靜，萬物在生長著，自己也像沉靜下來，按照萬物的秩序。於是，把自己的感情，特別是從人群中帶來的煩惱，都一一加以過濾淨化了！

有一次，我從膠林出來，立刻把自己投到交通繁忙的大街上，我多麼希望安靜下來，因為這種人和車的走動，並不是生命的生長，而是無意義的奔波。像是一種單調的遊戲。

光榮在人的生存看到，那不是幸福的，而是更多的慾望和責任，當事人只是光榮的奴隸，一枚螺絲釘而已。

我非常渴望安靜。這象徵著生命的流動。內心的安頓和寧靜，是越來越重要，作家應該自己首先尋找安靜，然後放示給讀者。

仁者樂山，樂山是安靜；而仁者是作家最高人格的體現，是人道主義的象徵，因此，我想，作家追求安靜比光榮來得更重要和更優先！

專業的精神

最近，我被南大文學院長蕭慶成教授翻譯的日本文學長篇小說「痴人之愛」（谷崎潤一郎著）所迷惑住了，那裡面細膩的描寫，抽絲剝繭式的解剖，沉住氣，不快不慢的道來，使人覺得日本作家有著一種特殊的氣質，幹一行像一行的專業精神，到了最後，成功了，真是做拿手戲，說內行話。這種專業精神，以及細膩的描寫，我想，正是馬華作者們所忽略了的！

咱們孔夫子有說過：「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又說：「吾道一以貫之」，這裡面便有深厚的研究及專業精神。我覺得我們華人的文學作品，總是包涵著一個堂皇的原則，而容易忽略了細膩的加工。說這是泱泱大度的風格是好的話，難免變成浮面、表面，甚至缺乏藝術的美感。

有人從地理氣候去解釋中日兩種民族的性格。日本人是個島國，氣量狹窄，見聞不廣，但抓著事物，則加以細心，苦苦經營，深一層去了解。貴為日皇的裕仁，百忙中仍是一魚類

專家。從日本來的玩具、插花藝術、拳術、園藝以及製造品來看，裡面都有一種細膩加工的勞績，並且是精益求精。

從日本得來的消息，很多作家在未成功之前是很苦的，在戰前，大多數死于貧病，但他們苦苦奮鬥，數十年如一日，這種專業的精神，實使我們望塵莫及。同時，他們各自努力，抓著一種去研究，不管旁人說短長。

日本文學有很多描寫性愛的變態，但他們態度嚴肅，細緻的解剖，去描寫，去刻劃，變得栩栩欲生，成爲絕妙作品。人們儘管罵他是黃色作家，他並不容易退縮。

這是開放的胸襟，但又堅忍的奮鬥，尋著一種去精心寫作的專業精神，正是我們馬華作者泛泛的表面化寫作精神的良藥。如果說，我們馬華文壇沒有作家和作品，那是不對的，可是，作家們很少有一貫性專業性爲一個目標而寫作，因而作品有原則而沒有細膩，有些甚至變成口號式。在這種情形下，有些人甚至還鼓勵文化守財奴政策！

他們認爲，既然寫作沒有出息，園地少，不受客觀限制，不如不寫，以表示抗議和自己孤潔自高。無可否認的，他們說的都對，可是，路是人走出來的，如果自己不努力，還勸別人不幹，這不是一個文化的滅絕？

有些稱爲批評家的，時常以原則去抹煞文藝茁起的另有一種特色的幼苗，說它們是莠草，不是香花，應該加以剷除。這又犯上幣幣自珍，黨同伐異的毛病了。有很多境界，很多人在一生中未體會過，如果以自己的主觀去否認或批評它，實在是一種武斷！

我們要求各人盡其興趣在從事文藝寫作，最重要的是興趣兩個字，以表示自娛和娛人，從而養成有信心，淡泊自安，發展出一種專業精神，傾一生心血從一種途徑去仔細經營。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高，由邇及遠，百尺高樓從地起，人人都在細小的地方苦心研究，別出心裁，那麼，綜合作數百人的努力，隨著時間的流轉，規模就大了，花園裡就會百花齊放，萬紫千紅了！

恐怖和行動

「我最害怕的就是恐怖；它底鋒銳超過了一切情操。」蒙田說：「那些在陣上受傷的，即使還鮮血淋漓，你明天便可以把他們帶到戰場上作戰；可是畏怯敵人的人，你單想要他們面向敵人也做不到。多少人因為怕被放逐、奴役，或沒收財產長活在愁楚中以致飲食睡眠底嗜慾盡失；反之，窮人、流犯，及奴隸却往往和常人一樣快樂地生活。而無數人因為受不了恐懼底刺激而投河、自縊或跳淵，更可證實它比死更煩擾更難受了。」

蒙田把人對外在事物的想像，特別是恐怖感，描繪得淋漓盡緻。死，其實並不可怕，痛苦只一瞬間罷了，但恐怖却是長期的，一點一滴加起來，使人忍受不住，神經過度緊張，發起瘋來，或跳樓，或自殺，或是發起連雞犬也不留的阿魔克。俗語說，上帝要毀滅人，先要他瘋狂，這瘋狂想是先使他恐怖吧！

有些人，特別是有家庭和具有責任感的人，一旦失業了，便生出恐怖的緊張心理。他們意識到，失業就是在等死。付不起房租，家沒有了；袋裡沒有錢，要餓死了；失業被人看輕，多羞恥，失業連累家人，多難過。種種想像，非常可怖的，迫使他們身不由己，有的只好上吊或跳樓了。

有些患上痼疾，百醫不癒，身心痛苦不堪，想像到將來的更可怖，不由得發抖了，絕望了，先把自己毀滅為上策。困難加上想像，想像生出可怖的幻想，精神不由得崩潰，求生的信心都沒有了，這就是哀到心死的結果。

每一個人都是有恐怖的本能，加上想像，恐怖生出翅膀，滿天飛揚，形成壓力，把人窒息了。有時候，事情本身並不怎樣嚴重，只是由於旁人加以想像，或是事前的幻想，把事情加以擴大，變得加倍恐怖了。

我小時候，腳底被割上一刀，並不怎樣痛楚，躺在床上養傷，但痛愛我的母親，一直守在床邊，以淚洗臉，以為我痛得不得了。母親是生出想像，把我的刀傷加以擴大，變得更恐怖。我是當事人，倒沒有這樣嚴重。

哲學，如果只是死在學死，那麼，我想，解除恐怖的唯一方法，是行動。一位割膠工人告訴我，他有一天遇到一隻山君，由於害怕，寸步難移，但他拚命的想像好的一面，用力走動，終於逃脫了魔掌。在行動中，人可以減少了很多想像的恐怖。

小時候，我受到很多人欺侮，由於體弱多病，打不過別人，越來越恐怖。但在打鬥中，我就不怕了。回想起前兩年，我在路旁看到兩幫人在開片，我心裡很害怕，走也走不動，心像停止似的，我想，這就是恐怖吧！

爲了解除恐怖感，人最好立刻以行動代替想像。比如我常常恐懼自己的筆會有「江郎才盡」的一天，因此，每天必抽出一段時間強迫自己在紙上塗鴉，以行動代替想像，這樣，有時候就產生奇蹟，竟然在無意中完成一篇文章。

這三個月來，雨天多，我時常感冒，沒有一天好過，先是懷疑自己身體出毛病，痛苦得不得了，但是，我仍然寫作不綴，這篇拙作便是在打十多個噴嚏中完成的，我不竟釋然了！

寂寞和孤獨

我很怕寂寞，但並不畏孤獨。

本來，決定一個人是怎樣的人，是在一個人感到寂寞和孤獨的時候。

寂寞和孤獨使人感到空虛，由空虛產生巨大慾望，而這些慾望大多數是無意義的，因此，有時候爲了滿足個人的慾望，可以毀掉一個人。

有很多人爲了逃避寂寞，跟一些無聊的人來往，幹下一些無聊的事，如醉酒、傷人，或是玩弄女性，或是坐飛車。

對於我個人來說，寂寞和孤獨是有分別的。我很清楚的感到它們的不同。

一個人離開溫暖的家庭和親朋戚友；一個人深夜在街頭走着，尋覓一間夜宿的房間；或是坐在夜深的火車座位上；或是一個歡樂集會後，突然人人都散了，只剩下自己；或是在異鄉生病，無人照料；這些寂寞，令人難忍，我最易受打擊。

但我不畏孤獨，我喜歡孤獨。

因為孤獨，我可以保持自己的興趣，人生的理想。

早年十五六歲年紀，我已喜歡坐在膠林的小河畔，一坐就是半天。

有時候，漫無目的登山涉水，在廣大的膠林，稻田裡亂跑。

在鬧哄哄的城市裡，以步當車，東走西跑，沒有目的。

不願意出席宴會，倒喜歡在露天檔口小吃，一切順我的性情行事。

當別人不同意我的意見；當別人得意洋洋時，我沒有衝動，也不羨慕。

我要保持自己的原來面目，因此，我喜歡孤獨。

特別是對於重大問題的見解，如能脫身事外，我行我素，多好！

可以見到在生活上我有些自相矛盾吧！不，在日常生活裡，我喜歡家庭的溫暖，友情的淳厚，人與人間的聯繫，我要過着一個有血有肉有感情真實的人生！

我最怕家人，朋友都遺棄我，使我陷于寂寞。

像其他的人一樣，長久的寂寞會使我發狂的。

但我不希望爲了排除寂寞而放棄理想上，學問上的孤獨。

「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我認爲是一種理想的境界，我不恐懼這一種孤獨。

有一晚深夜，我走在八打靈長長的柏油路上，兩旁人家燈光通明，笑語陣陣傳出，微風習習吹來，我抬頭望天，星斗閃爍，我感到自豪，因爲所有的人都躲在家裡，我可以是這一條大路的主人。這不是寂寞，而是孤獨的最佳典型。

有許多朋友說做官和寫文章是兩回事。官愈大，文章越難寫。同樣的，文章也和財富另有所分別。名和利是很難和平共存的。

所以，我寧願保持默默無聞的孤獨。可是，越來越感到寂寞的可怕，可謂：人到中年感慨多，更需要人間溫暖了！

劉放

流放集

人類的矛盾性

離開了這二十萬人口的國家後五週，又回抵了這二千萬人口的國家。一切依舊，只是我已由一地方遷至另一地方。這五週的旅程，更使我服膺「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的俗語。這句話含有很重的宿命論思想，但古今又有幾人能百份之百的控制自己的生活與命運呢？「不如意事常八九」，這正道出人爲以外的命運。其實，「成事在天」這句話并不完全是悲觀及消極的；我們可將之釋爲：「天道限制了我們的生活與生命，無人能逃出這範疇；但是，在這範疇之內，我們仍可努力去裁減上天的限制，去接近我們生活所需的要求。」要是我們完全靠天，則我們必走上消極、悲觀的道途，以至於提早滅亡。耶經上有句話：「天助自助者」，正是如此的寫照。我們且可不管到底天是否會助人，但人必須自助。人類必會死亡，人類永遠無法滿足他的慾望，這就是上天所加予人類的限制。這些限制不一定是物質的。征服太空、控制自然只是人類慾望以物質形式表現的一種而已。新的慾望是在舊的慾望滿足後或完全不能滿足後才產生的。以此伸演，慾望必然無窮盡，亦因此可說，人類的一切活動，皆因慾望而產生。慾望不

能滿足，就是上天的限制。這種限制不是直接加諸個人身上的，它是透過某一社會的價值系統而施諸於人類。儘管各個社會的價值系統不同，亦儘管個人慾望有大小之分，滿足慾望的衝動是一刻不息的，直至人類復歸塵土而後已。

另一方面，若人類全無慾望，社會就不會進步。可是若人類的所有慾望都能滿足的話，竊以為，是社會的不幸而非社會之福。試以性慾為例，若人類不斷地毫無限制去求滿足，馬爾薩斯的人口在廿五年內必作幾何級數增加一次的定律必然靈驗。人口以此種方法增加，人類能有多少個「廿五年」呢？因此，爲了永久的生存，人類只好或多或少地裁減自己的慾望，或多或少地接受自然的限制；以此而獲得的幸福將毫無疑問地會比完全接受限制及完全不接受限制來得更大。適度的或有計劃的接受限制，將會得到最大的幸福。我所說的這種幸福并非短暫的，而是恆久的。幸福的標準又在那兒；這并不在於表面形象，這在於個人的感受。美國在當今無疑是世界上機械文明最發達的國家，但却不見得所有生活在這國度的人都感到幸福。每年數不盡的罷工、示威、遊行及嬉皮事件，正說明不幸福的一面。人類不一定要「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才是幸福，遠離糾紛、是非、喧囂、戰爭，已足令人心安理得。心安理得就是快樂的泉源。

因之，人類必須要有束縛與限制。束縛與限制的大小，就得看一國的民情與政體。完全自由的國家是不能存在的。若你一定堅持它能存在，就只好去找柏拉圖、老子及湯瑪斯·摩爾等去討論，他們皆試圖建立過此種社會。完全不自由的國家在歷史下可能會有，但亦是不能生存的。所謂生存，即必經「誕生、成熟與衰退」三個階段，只有誕生，不能說是生存。有生存的事實，却無生存的內容。故此，我們可以伸論，當今所謂民主與極權，只是以統治者對人民束縛的程度大小而分。竊以為這兩極端只是一種過程，一種走向適度限制的過程。

據艾力克·佛隆姆（Erich Fromm）在其書「逃離自由」中謂：「人類皆怕完全自由」。陀斯妥也夫斯基（Theodore Tostoyevsky）在其書「卡拉馬夫兄弟」中亦提及：「在只能選麵包或自由之下，人們選擇了麵包。」只有在「小國寡民」中或「伊甸園」中，人類才有絕對的自由；而以後者更可能，因一有「國」，而要「國」生存下去，個人自由就得變限制。當人類數目增加時，互動必隨而增加；有了互動，就必有喜愛與憎恨，亦因之產生了比較與選擇的心理，慾望而隨之生，若沒有束縛，紛擾及戰亂必起。但我們切勿忘記，人類是由絕對及完全自由的境界走向社會的（社會必有其控制系統以

謀生存)；這種情況在嬰兒或甚至幼兒階段可以窺見一斑。因此可說人類的天性是愛好完全自由的；在該階段，在幼兒第一次慾望上遇到阻擾時，首先必是反抗及不屈服。但父母囿于社會或經濟上原因，必不可能永遠讓幼兒有求必應。久之，反抗之後，或早或遲，必會走上屈服的過程。這可見出，人類天生是愛好自由、厭倦束縛的。但是，由於人類一生下來就具有最大的慾望——生存，爲了要滿足這慾望，他就必須放棄一些其他的慾望。在完全自由的狀態下，如前面所述人口一例，人類是不能整體生存的，在求生的原則下，人類只好或多或少地去接受束縛。基于此種人類的天性與慾望，極權及絕對自由皆非人類所真正需要的。故謂：「人類所真正願意接受的是適度的限制」。

美加吸力何在？

有同學告訴我一個相當有辱中華民國國體的笑話。他說他在台灣時，曾聽到兩位同學在爭辯美國州數問題，一說四十八，一說五十。不已，問另一位同房同學，那同學却戲謔道：五十一。他們兩人皆感莫名其妙。詢之才知他把台灣亦算入內。這當然是與事實不符之事。料他只不過是不滿台灣那種崇美及留美的一窩蜂現象，而致有感而言。那兒政府與美國政府之間的關係，局外人所知不多，亦不便胡亂置喙。但在民間，尤其是大學生，一直看好美國，其中必有原因的；美國亦必有其吸力。在軍事及經濟上台灣與美國關係密切，因此而造成大量大學畢業生赴美。但過去在加拿大未開始與中共作外交承認之談判前，台灣與加拿大之關係不可謂不好，尤其是戴芬貝克之時代（戴氏至今仍力斥中共）；但爲甚麼台灣方面的大學畢業生只大量湧向美國而非加拿大呢？加拿大天氣冷？不見得，安大略省有不少大學的緯度比美國的好些州還低。是不是美國的一千多所大學其水準皆在加拿大的數十所之上呢？亦非是。因爲美國好的大學固比加拿大最好的還要好，但美國亦有許多不入流的及野雞大學（君聽否有些學店出售文憑的？），根本不能與加拿大的中等大學比較的；且台灣赴美的留學生，不是每個都入一流大學的。這其中，必有特殊的原因。這乃爲許多探討人才外流的學者所忽略掉的心理因素。到過美加的當然或多或少知道這樣的一個事實（尤其是在加拿大讀書的）：美國研究工作多，亦即留學生出路廣些，且薪酬亦較加

拿大要多。但這只是表面的問題，或只是一個必要條件，并非充份條件。我想許多正準備留學的台灣學生，在國內必亦或多或少聽過有不少在美讀文法科的學生，讀了碩士學位後，找不着工作，致迫使轉入其他科系再重新讀起。加拿大當然亦有這種現象。既然兩地皆有同一種令人失望的現象，照理應該對此二國沒有偏好才對。但已如前述，事實不然。一個很好的例子：一位同學同時申請到美國及加拿大一所學校，有日我打電話至他家，問他到底決定到那兒？他剛好外出，其母接電話；我只好問他母親，他母親說了下面一句話後，我馬上掛斷電話——她說：「這還用問，當然去美國！」我并完全討厭美國，只是她那種有子赴美不可一世的口氣，實在令人難耐。在台灣的家長們皆對美國如此好感，兒女們哪有不受感染的？不管大學生本身或家長們亦好，他們對美國的偏好大部份是基于一種心理的因素：相屬感。因為在美國的中國學生多，大部份的學校皆有台灣的留學生；既有前人去過，後繼者當然比較樂于與他們相聚；到一個陌生地方，有同學能予以協助與照顧，不是比去一個尙不知是否有同學在的地方好嗎？若兄弟姊妹有一人在美國，那更不在話下了。這種視戚朋友的關係越來越廣及越來越密後，你要他回到台灣去，回到一個親友感情反而稀疏的地方去，他是否願意呢？他那時就會把其他因素當表面的理由，如台灣方面薪金太低啦、研究環境不好啦等等去敷衍及搪塞。其實，每年出國的一二千人中，日後有多少人真正做研究工作的呢？且近年來台灣方面已着手提高學者的待遇（據說淡江文理學院肯出三百美金請擁有博士學位者任教），以吸引更多留學生回去，但仍不見熱烈。我在此并無意避開政治因素（如搞台灣獨立運動者，不滿現實者），且很多工作台灣方面未能提供亦是事實，但一般上，窈仍以爲，中國留美學生越來越多，則回去者亦當越來越少。因為他們在那兒亦有自己的社會關係了。

我之所以不厭其詳地敘說這個台灣例子，乃只因爲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因爲馬來西亞赴美留學的學生亦越來越多，問題不在此，而在：不回去者亦越來越多！現在不好好處理這問題，他日這問題就會像在雪堆裡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學成不返國的主要及一般原因已如上述；我們應該談美加到底有甚麼吸力把那麼多的外國學生吸了進去呢？甚至一度成爲馬來西亞學生留學對象的英國，其本國學生亦往美加跑呢？這其中原因當然很多，但我只想讀書或留學層次去討論。

除了少數有機會拿到本地政府獎學金的學生及有能力自費攻讀的學生外，其餘大部份的大學畢業生若要繼續讀更高學位，到那兒去呢？在亞洲，給予碩士及博士學位的學校或科系不多，有者亦是近年來的事，有時亦因語言問題不能去（如日本），台灣方面的碩士班招生雖不少，但由於競爭者多，且加之

崇洋心理，外放者仍如過江之鯽。一般說來印度與巴基斯坦所生產碩士的數目令人咋舌。此二國出來讀書的學生多已有碩士。你若不知底蘊，起初一定被唬住了。有了碩士再讀碩士，不是估盡便宜？據說，印巴二國的碩士水準及修讀年限與一般美加大學學士的沒甚差別。有不少不懂內情的大學往往會接受他們直攻博士。在台灣獲得碩士學位者，到美加後多需重新再讀。能出國讀碩士，何必再多花兩年呢？

既有上述情況，大學畢業生大量出國留學乃不可避免者。而美加學府已接受註冊攻讀碩士及以上學位的各國學生，多給予或多或少之獎助學生。若第一年無，第二年亦有拿到的希望。且各校研究工作不少，幫助教工作，亦稍可賺些外快，以減少家庭負擔。

有些學校除了給予獎學金外，還提供相當數量的旅費。而這種旅費的提供，并不是由基金會或政府方面撥出（如哈佛燕京社、富布來及哥倫坡、大英國協獎學金等），而是由各系推薦給該校研究院委員會，由學校撥出。其數目由二百至三百不等。當然，這只是給予成績較好的學生。但這并不是每校都提供旅費。一般美國學校目前似乎都沒有這類的旅費津貼。在加拿大已知道的有三校：亞伯達大學、麥馬斯托大學以及西安大略大學。

有些獎學金是附有工作條件的，如每週要替教授工作十小時；而工作多是學術性的。學校恐不會要求他的學生去每週擦十多小時地板的。文法科的設有教學及研究獎學金。前者當然多給予語言上沒困難的學生；若英語不好，則只好領研究獎學金。此類獎助學金多由各系提供。理工科的獎助學金則多由其指導教授的研究金中撥出。教授研究金有來自學校本身，有來自校外機構及基金會以及政府機構等。當一位教授接受了一名學生而成爲該生的指導教授時，他對該學生的獎學金有生殺大權。而文法科的獎學金由系裡的有關委員會定奪。獎學金的數目多寡不一。有少至憐憫式的免學費，亦有多至收買式的四五仟。有些需徵稅，有些則可免。文法科的獎金既少又要課稅，因爲這算是學生的工作報酬。而理工科的獎學金由于是研究金撥出的，多不課稅，若學生兼授課或改卷工作，則該種收入需課稅。

美國較著名的學府目前對於第一年的研究生多不予以獎學金，除非學生本身非常「有料」。翌年若跟得上，則領獎學金的希望很大。其他的一般大學，只要你的成績及其他條件符合它們的要求，你第一年還是可以有獎助學金的。而美國近來因越戰的軍費開銷大，已把援助各大學的研究基金削減；此亦即謂給予研究生獎學金的名額普遍地減少，我想其中受影響較大的是理工科學生。加拿大政府在一九六九年亦設立了獎學金新條例：凡是領有國家研究理事會研究獎金的教授，不能由此項獎金中撥出款項給予

非移民學生。影响較大的恐怕又是理工科學生。因為該理事會的研究金是教授們研究費的主要來源之一，且絕大部份給予理工科教授。第一年來加的學生絕大多數無移民身份，因此，以後要獎學金，就只有憑藉其他獎學金來源了。路子還是有的。優秀的學生，總有辦法拿到獎學金的。

沒有獎學金是否就不能來美加深造呢？并不盡然。我們知道學校的獎學金標準不外基于二方面：成績及推薦書。有些學生雖天資聰穎，但由于平時不太注重本科科目，故致試成績略遜于人，此種情況之下，就要看推薦書了，有些學生雖平時成績不好，但由于善吹拍之術，拿着一兩封有力的推薦書，恐亦有獎學金之希望。不過，一年下來，恐怕亦要走路的。台灣方面由于出國風氣盛，故成績不好而又想「出人頭地」的學生，只好多花些時間于吹拍之術。言歸正傳，一般第一年拿不到獎學金的學生，除用功一年翌年贏取獎學金外，其尙可在假期時出外工作。美加的暑期工作不少。幸運的在一個暑期可賺够一年開銷，至少亦可應付下學年學費。若仍有困難，則索性工作一年，第三年再讀。那當然是比較辛苦，但還不會有因此餓死的事件發生。作戰有所謂「以空閒換取時間」，讀書方面亦有「以青春換取時間」之事。

因此，總括一句，只要你有意願讀研究院，只要學校接受你，只要你湊足第一年的費用，你不怕放胆出來。

基于上述普遍優越的獎助學金及工作環境的條件，許多外國大學畢業生湧向美加是不奇怪的事。歐洲及澳紐方面，除了透過機構或政府獎學金外，一般人皆很困難拿到獎學金，據謂該些地區的暑期工作市場不大，相比之下，還是較多人選擇美加作為留學對象。

此苦與彼苦

● 凝野

山城小事

「朱老板，近來膠價升得很高了。」老劉對着一位坐在梳發椅上胖胖的中年人，客氣地說。

「只是起了一兩分吧了。」朱老板有點不耐煩似的。

「不見得吧？」

「不是嗎？近幾年來，膠價一担只賣四十元左右，到了最近幾個月，才升回七八十元一担。如果以經濟學的眼光來看，每担膠只能算升了一兩元。這那裡能說膠價升高了？」

「是的，朱老板。」老劉繼續說：「從前在膠價四十元左右一担的時候，你減少了我的『斤價』，近來膠價又升回從前的價錢了，你可不可以讓我的『斤價』升回從前的價錢？」

「甚麼？」朱老板尖叫起來：「你想升回從前的『斤價』？」

「是的。」老劉點點頭：「從前你說過如果膠價升回原來的價錢，你要升回我的『斤價』。現在膠價已升回從前的價錢，你也應該升回我的『斤價』呀！何況近來的物價都起了價，使我很難過日子。」

「你的物價起了，難道我的物價就落了？」朱老板很生氣地說：「你就是想升『斤價』，也不替我想想看，我的生活是多苦呀！」

「朱老板，……」

「出去，出去。」

他失望地走了。

「是的，老板總是比工人苦！」老劉口裡喃喃地說，眼眶上，留着一顆將掉下來的淚珠。

偶感

在嬰兒的時候，我喜歡揀着飛塵。那時候，那些飛塵太燦爛了。

在小孩的時候，我喜歡揀着飛塵。那時候，那些飛塵太殘破了。

現在，我仍然喜歡揀着飛塵。在這些飛塵中，我感到這個世界太無聊了。

將來，我還是要揀着飛塵。那時候，我希望在那些飛塵中檢到創造的新苗。

水浸那天

他媽的，準是阿蛇這個傢伙，七早八早就打電話來了。如果不是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我才懶得去撫那死人電話的。

喂，圓心鶚，阿蛇的聲音。我現在在家裏。
我知道。我說。

吉賴的水位八十七尺，我他你那邊也一定浸水了吧！尤其是他的家，低窪地帶，是不？我家也正浸水了。我說。

多高？

不很高，但樓上也有水。我故意說得很大聲。

甚麼，樓上也浸水了。他好像驚奇起來，還不可能的！

我是說自來水呵！我把電話放下，看看時鐘，才八點多，還早嘛。

下午。

阿新又找我。

嘩，你還沒死呵！他笑道：我以為你一定被水沖走了。

別這樣黑心，好嗎？我說走出家門，路上的水浸到腰部。你知道甚麼地方的風水比較好嗎？不妨替我留意一下。我就會很感謝你的，我是怕死而願與葬身之地。

放心，這件小事包在我阿新的身上。阿新說。小巴利那邊的水位最高最激流，我們就逆流而上，比較刺激一點。而且你不妨放心，我看你今天的氣色很好，不會被水淹走的。

我是很討厭看到你的，你知道嗎？有時我會很不喜歡和你在一起的。

我知道我知道的。你是不是要說，和男孩子走在一起，就是再有幾點的情調也會覺得很單調的？

你很聰明。我說：聰明的人有時是很不可愛的！

是嗎？

你認為不是？

你可以這樣說，嘴巴是你的，心思也是你的。

經過阿香的家門。

阿香坐在門口，看見我們。他說過，我要是和阿新在一起，都是很令人頭大的事情。因我們兩個的「思想」有點問題。

去那裏呵？他問。

那裏都去，那裏都不去。我說。你要跟我們一起玩水就來，不要跟就不用來。

如果你是男孩子，下午五點，拿一粒籃球，在中華籃球場上等我。阿新向他挑戰。

好小子，我等你。

不來的，該是女人生的。

我知道你準備不來的，因你是女人生的。你的母親就是女人。但是，阿香他聽得不清楚，經他一個人在中華籃球場等你，不是太殘忍一點了？

那是他的事情了。阿新一點也不在乎地說。

那座墓園

走出露天茶座，已是十一點多，抬頭看到的是星光，滿天燦爛的星光，等我走到板榔律尾，進Northam Road時，在街的左角落，就看見那座墓園，立在那兒。

黑黝黝的墓園，只有那一盞街燈，穿過圍牆，微弱的照到裏面。而微弱的燈火就彷彿是歷史的微弱的血脈，緩慢的跳動，多少個夜晚了？你走過墓園時，你聽到甚麼呢？——有時候，風緊緊的吹着你，遠處傳來斷續的海濤聲；你低聲的問自己：它是怎樣來的？我不知道，也不清楚，不過在我的記憶中，它早立在那兒了，如一座歷史的碑石，在無數的歲月中，我從沒有聽到附近的隣居提起它，也許人們真的將它遺忘了。

它爲甚麼會立在市區呢？那也不由得你去發明，但它向海。是的，還記得九歲那年，外婆逝世了，我隨着棺木隨着家裏的人上山去參加外婆的葬禮。九歲，是一個怎樣的年齡？那時，除了一股純真，兩顆好奇的眼睛，以及那在我體內奔流的野性血液，我常跑到離家遠遠的地方去玩，不到天黑我是不會回家的，所以

對着死亡這兩個字眼，我根本不知道是怎麼的一回事，他們沒有告訴我，我只好奇的看一切儀式進行，彷彿沒有異樣的感覺，當我抓了一把黃泥拋入墳穴，但是却聽到他們說：墳地向海便是好了。我用好奇的眼光望着那被陽光燙亮的海，我不知道它的含意，但是那句話却在我腦中縈迴了許多年，直到今夜，也許是那句話使我明白及詮釋死亡是怎麼的一回事。那只是我記憶中的一件事，我常說過我是活在記憶中的，我在思念過去中不斷長大，失落、獲得和割捨，時間愈長，記憶愈深，時間和空間溢滿了回憶的芬香，如果，如果有一天我涉足太深了……

七年前走過這座墓園，是爲了那幾朵雞蛋花，因爲幾朵花一條樹膠帶，足以繫成令你的腳踢上一個下午，鮮白的花朵在你腳踢間變成黑色。而今，墓園周圍的雞蛋花樹已開滿了花，落花紛紛，佈滿整片墳地，那些花朵，迎着風，迎着時間，倍加芬香。呵，如果是昔日，那如落瓣的日子。

但是，今夜走過的，彷彿你已不是你，而是另一個人，純真已失，我已不再是那赤足在街上亂跑，去尋找自己心中嚮往的東西，可玩或可吃的那個孩子，會幾何時我的腦中流溢滿深思的水聲，在午夜或清晨，在閒下來的時間，沖激着腦壁沖激出那一朵朵美麗且淒涼的浪花，苦澀、痛楚、驚駭的浪花，生活和思慮，家庭的巨變，生活環境的變遷，我再也不是完整的人。

凡是記憶，都是過去的足印。昨日或者更以前的都成爲歷史，但在未來，在曠野中一塊碑石，幾行紅字，便是你我的終局。你望着那些墳墓，如果每塊爬滿青苔的碑石都是一則故事，你就想着那些人，他們也會頂着這樣的夜，這樣燦爛的星光，做過如是緬懷過的夢，而今夜呢？他們已躺在一塊塊碑石下，也是同樣的夜，同樣的星光閃耀，而他們呢？不會記起的名字，像那草場上的各種類野草，每天被人踐踏而過，而人們終叫不出它的名字，正如這座墓園。

吳偉才

一張夜椅的感觸

門，坐在角落
瑟縮 而面向我
養活的 被養活的 同等命運
或稱爲不幸
事件總是飄浮 人的絮語
洩過灰塵和血痰
完全寂然地沉澱
某人，曾走過這裡
曾獨坐 曾站起 又會離去
恍如每天的日影 翌日的

翌日又翌日的

窗 鎖着我的憂暗

鎖着某股吹不進來的冷風

(車場上該有無數甲蟲嚼着這匹時光)

我讀牆 讀自己的沉默

讀一塊發霉的糕餅

(鏡前有一隻不厭其煩舐着癢處的貓)

斷碎的午夜 人們短暫地長眠

牀沿處處 穿梭過幢幢醜過的

黑的影子

聽到

某個遠處

有人澈夜地嘔吐

周 喚

短詩集

「你的歌聲為何如此的短？」一隻小鳥一次被人問道：「是因為你的氣短嗎？」
「我的歌太多了，而我想把這些歌全唱。」

—— 郝德 A. Daude

1

當酒樽映出月色的醅酌 浪歌裡

攜滿身罪孽返宿舍

廊外漸冷漸窄 星星

突由他的心坎升起

揭示滴血的往事

星殞後 他在思過中長成

偶然鑄成的故事 / 已不陌生
諸般心事 一般色彩

將故事凝成風 風帶過他的豪語
吹向街心
那些悲劇 遂叮鏗作响

2

從起點到終點
從誕生到死亡
生命成熟在人海 也失落在人海

一個尼采陰影下的黑 由窄門
認出上帝的光與路 而捨離光與路
雖然他存在

左右手却攜着死亡
死亡裡 看那些人在風裡漆血
然後揮刀浮囂 野蠻是新潮

斷臂後 想毀滅自己 母親不允
因血肉要歸還她 雖然她已死

存在中 他是生 他是死
他是尼采 他是卡謬 他是喜僻士
我是亞拉發 我是梅爾戈 我是始
註(-)：此句來自啓示錄一章八節
我是終(-)

3

她是風 轉向千百回
她是雨 變化千種美

當她肆意輕薄

使暮色騷動後 無意

戳穿了一個浪人的心事

使他到域外去踩風雨

踩水聲裡最初的笑

4

日蝕後 杯弓裡冷箭發出

射向人類的靈魂

眨着鬼眼的鳥 已塗抹腥羶

那會是一家會是鎮會是魚米之鄉

已佈滿狗尾草的盤纏

在草色裡 那些獵戶

慣於射殺同類 以祭旗

聽風聲聳盡這一夜 也許

也許明天 生命將寫入祭壇

5

去域外塗抹生命的色彩

藍與黑是飄泊的底色

在夢裡醒時挽弓射月

故事是神燈 常描風沙的變幻

榴槤不飄香時 腥風在醞釀

死影在牆裡牆外成長

禪機亦難測斷生命的還變

6

日出日落總是如此

腆着肚子 痴立

以少婦的矜持

望斷天涯 搜集來人的形象

日夜披風雨於髮上 一份痴

踩陽光於脚下

踩自己入陰霾

——在望夫石上

7

合什禪定 前念不生 後念不滅

一火涅槃 展現千種禪

弱水一杓 淹盡塵俗的虛妄

一揮手 念斷劫數千年

星的殞落 自顯孽障

一聲南彌 萬般佛法

光生命的年輪 以生死 以存在

8

風歇 燈花亮在前頭

這會是一顆星 一個少女

猶未燃亮生命的陰翳

就殞落無字碑裡

楊際光講

彭宗明錄

現代人的生活與戲劇

——在吉隆坡「劇藝研究班」上講話

當初，志成兄跟我談起，要我來和各位講點東西。那時候，我不知道該講些甚麼，因為我並不是研究戲劇的，老實說，談戲劇，我是門外漢。不過，我很喜歡和青年朋友接觸，跟我認識的朋友都知道的。很坦白地說，我以前也和你們一樣，時常去參加一些文化活動，聽聽別人發表的講話，我在這方面的活動一向都相當積極，直到目前為止，我還保持着和文化活動，尤其是文藝活動方面的聯繫。各位所遇到的一些困難，各位的興趣和希望都是我親自經歷過的。所以，我現在在這裡講話，使我想起以前和一班年輕的朋友一起講話一樣。所以，今天我不是在這裡發表演講，只是和各位作親切的談話。講實在的，我不是一位善於高談闊論的人。相信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不是一個會講理論的人，不會談一些和現實生活沒有甚麼多大關係的東西。所以我今天來跟各位談談現代人的生活與戲劇。

我對現代生活一向很注意。在這裡，我要補充一下，所謂「現代」是一個很矛盾的名詞。譬如，現在我講了一句話，可以說，已經成爲過去，說第二句話的現在，才是現代。卅年前的「現代」，現在已

經成爲過去，甚至前一分鐘的「現代」，現在也已經過去了。不過，一般人對「現代」有了一個比較常用的定義。我一向很注意世界各方面的潮流，我不敢說我很瞭解，我要強調，我只是注意，因爲我一直都密切觀察世界潮流的演變，譬如，女孩子穿甚麼衣服最流行啦，髮型怎樣才美麗啦。這些東西也是屬於文化的一種潮流，都是我很注意的（哄堂）。

有些人說：爲甚麼你對女孩子的短裙特別注意呢？（哄堂）。女孩子的美麗，我當然很注意啦，裙子長短，可以作爲一個潮流，裏面包含着藝術、文化、社會等因素。因爲我比較注意現代人的生活，所以，今天我就來談談現代人的生活與戲劇，由於你們的劇藝研究會，我才硬硬加上戲劇兩個字上去的。我記得黃潤岳先生曾經談過「戲劇與人生」，他對戲劇與人生已經講得非常透徹，因此，戲劇跟一般人的生活，不必我在這裏多說。

我所知道的是，戲劇和任何其他藝術一樣，和現實生活是完全不能脫離的。最初的戲劇不過是把一般人的生活通過一些很簡單的方式表現出來。在舞台上演出。我想，最初的戲劇應該是那些說書先生。後來加入其他的東西，漸漸複雜；過了一般時期，又恢復簡單，漸而又形複雜，總之，這種演變是呈波浪形的。戲劇的演變不論怎樣跟生活是不能脫節的。絕對不可以脫節的。我今天所以特別要講這個題目，是想從馬來西亞，特別是從青年可以看到的各方面，來看看我們現在的生活跟戲劇有甚麼關係，剛才我說過，我一向很關心青年的活動，所以我們來談談，怎樣可以由青年來推動劇運。

談到現代人的生活，我想到我在幾個月前曾在《一本美國雜誌》上面看到一篇戲劇。當時我被劇作者的名字吸引住，他是 Samuel Becket，凡是關心文藝的人大概都知道，他是前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得獎人。看到他劇本以後，我想把它翻成華文。翻譯以前，我當然要看一遍。一看之下，這個劇本根本沒有幾句對白，台上之人，只不过是部位調來調去而已。看起來，簡直不知道是甚麼東西，所以我也無從翻起，只好把這工作擱了下來。後來我再對劇作者研究一下，他的最出名的一本劇本是「等待果陀」(Waiting for Godot)，這是他得到諾貝爾獎的主要作品，也可以說，他是以這個劇本得獎的，當初上演時，許多人批評說，不知他講些甚麼，然而，後來越演越盛。基本上來說，他這個劇本只有二個叫化子。二個人講來講去，在等一個叫做「果陀」的人來，最後，一個小孩子說，這個人今天不來了，明天可能會來。他們在談話中，也沒有提到這個人究竟甚麼時候來或者這個人爲甚麼要來，這些一點也沒有提到。只是二個叫化子在等，等來等去，見不到果陀。這個故事，就這樣結束。在我們看起來，這個劇本完全沒

有結構，空洞無物，非常滑稽。然而，他爲甚麼會憑這個劇本得獎呢？這總有一個原因。他這個人有一點很奇怪，他說，他覺得一個人根本甚麼事情都不必做。做人根本就沒有甚麼意思。做來做去都是一樣，毫無結果。

他拿諾貝爾文學獎以後，記者當然要去訪問他。他本來拒絕不見，後來他勉強答應。記者拚命發問，他一句話也不說，記者招待會就在這樣的情形下結束（哄堂）。所以說，這是一件非常非常奇怪的事情。

我想自有諾貝爾獎以來，有這樣一個得獎的人也是很奇怪的。但是，如果我們仔細地想一想，特別是我在一些華文雜誌上，看到中國作者評論這個劇本，他們認爲這個劇本有它的特別道理在內。拿我們馬來西亞華人的哲學來說，你不能不覺得他說道理和哲學，在基本上有很奇怪的相同點。老子說，無爲而治。他覺得，人的生活到了某種境界以後，不需要去做，也可以達到人生的目的。你又何必去做呢，藝術上的境界最高就是達到「無境」。談到這裡我又想到，幾年前，我看到一本英文文學雜誌，看到一篇翻譯的日本的小說，這篇小說說有一個武功非常高的人，不停地練功，練到後來，連刀也不要了，他的武功更好。他那個人就可以代替那把刀了。再下去，他甚麼動作都沒有了。這和我剛提到的「等待果陀」，這劇本又不謀而合。到了最高的境界，不需要顯功夫，功夫就自然會有的。也許，這比較玄了一點。不過，我們又可以舉一個現實的例子。譬如功夫真正好的人，不一定是武俠小說中，就是現實中也是有的，功夫真正好的人，只要坐在那個地方，你去打他，傷害的是你，他根本就不必動。這的確確是有的了。老實說，柔道等都是利用這基本上的原理。

爲甚麼這些事情跟現代生活有關係呢？

我們再舉一個例子，我們看到一些所謂喜癡士。喜癡士的目的又是一些甚麼呢？他們覺得你何必穿漂漂亮亮的衣服呢？爲甚麼一定要把頭髮剪得很短呢？頭髮讓它自然地長下去不是很好嗎？爲甚麼一定要住房子呢？住在原野不是也可以嗎？爲甚麼一定要煮食呢？不必煮，去吃點生果好了。好像在馬來西亞，那就更方便啦，生果可以從樹上掉下來（哄堂），採都不必去採，拿來吃就可以了。

他們認爲不必穿漂亮的衣服，有的男女甚至不穿衣服。這不是我故意在這裡這樣說，而是的確確有的事實。他們有一個說法，覺得「人」本是一個很神聖的東西，一個美麗的東西，一個人的身體就是很神聖，很美麗的，爲甚麼要通過人工去損害這神聖，這美麗呢？

許多人都知道艾略特 (T. S. Eliot) 的「首詩『荒原』」，內容提到人類就像是稻草人，空空洞洞，覺得做人沒有意思。由這首詩，艾略特說出了現代人的整個處境。

從前，尤其是十九世紀工業革命時代以前，至少還有一種力量——宗教的力量。這種力量，擁有強烈的吸引力，不論我們信奉甚麼神，譬如我們信上帝，我們在世上受盡了苦難，在我們死後，我們到了天堂我們就可以得到快樂——最高最大的快樂了。但自從工業革命以來，特別是有了心理分析學以來，我們發現這種信仰只不過是一種心理的狀態，近年來，我們更可以看到世界各地宗教的吸引力越來越弱。

只要大家注意一下，就可以看到大街小巷書攤上都擺有算命的書。這種書在這兒看到的還是非常非常少，在外國，特別是美國、歐洲或英國，這類書就更多了，有些出版商經常出雜誌，非常暢銷。工業家、大老闆、電影明星等，做任何一件事情之前，必定先向這類書或者直接向算命的人請教。如果大家曾經注意的話，一定知道在好萊塢就有好些算命的人發了大財。

這一切是說明了一個現象——人走到現代這一步，下一步應該怎樣走，沒有人知道。

人類的價值是甚麼呢？人類的價值在於能應用他的能力去創造新的東西。任何動物，除了人以外，沒有這樣的能力。有人說，猴子只要有一支筆也能畫出現代畫，但是，猴子並不真正是用思想去創作的。我記得有一部電影描述人類進展的歷程，由拿一塊石頭敲破雞蛋來吃，進步到登陸月球，將月球的東西拿回來。這一成就，是人類千萬萬年思想經驗的累積，但是人類雖然登上了月球，却對人類基本的問題始終不能解決，那就是：做人究竟是爲了甚麼？

人類曾經寫過許許多多的書，創造出許許多多的東西。大家都知道電子計算機在一分鐘之內可以回答許多複雜的問題。即使沒有電腦，單憑人類的頭腦也能够解決許許多多的難題，但是，不論多少書，不論多少發明，始終不能解答這個問題。

以我個人來說，這也正是做人的一個真正目的。反過來說，如果你有一天達到了做人的真正目的，到了那個階段，那就根本失去了做人的意義。因此人類到那時候即使達到了最高的階段，把人生最奧秘的問題也解答了，做人却沒有了意義。達到那個時候，人類也許也就消滅了。現在我們却始終有一個目標，有一個大問題沒有解答，用盡方法去求解答。如果真有上帝的話，這也許是上帝故意玩弄人的方法。上帝要許許多多人從各方面去尋找這個問題的答案，朝這最後的目標走，但是，這問題是永遠不能解

答的。所以，目前人類只好在摸索當中，從所謂荒謬絕倫的環境中去摸索，最後達到各人自己的解答。這也是說，每個人應該自己去尋找做人的意思。

談到這裡，我還沒有談到戲劇。現在我們不妨來談談戲劇的問題。戲劇是反映人生的。我們現在不談理論，來談一些很簡單、很現實的問題。我知道，凡是參加研究班的人，都會經碰到一些問題——怎樣演戲呢？怎樣找佈景、道具、場合、服裝等等，我最近在書攤上找到一本書，裏面有一位德國的著名戲劇家，說到演戲最早是在空地上演的，此後發展到舞台上，變得複雜，加上燈光、响果。這當然是人類進步的表現。但是他問：爲甚麼我們不能回到簡單的方式？好比較，在街頭爲甚麼不能演戲？好比有一輛汽車出事了，爲甚麼我們不能把車禍的經過演出來？他所說的和我們所作的雖然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我覺得這值得我們每一個在場的人，每一個參加劇藝研究班的人深深考慮。我們應該記得：最初的演戲是非常簡單的。讀歷史的人都知道希臘人演戲都是在空曠的場地上演的，沒有佈景。直到現在，在紀錄片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又回復到廢墟裡去演戲，根本沒有甚麼背景，服裝也很簡單。但是這却吸引許許多多的人。

大家都知道，一個美的人，即使穿一件樸素的衣服還是一樣美；醜的人，無論打扮得多美，還是不美。美的人加上打扮當然更美。一個人的美是不是天生的呢？高鼻梁、櫻桃嘴、鵝蛋臉，是不是就是美呢？這也不一定。我最喜歡和女孩子講話，有些人，看上去令人討厭，可是當你和她談上幾句話，突然她會給你很舒服的感覺，引起一種共鳴。但是有些人打扮得天仙美女似得，可是和她談上幾句，或者觀察她和別人的談話，你突然會覺得令人討厭。相信許多人都有這樣的感覺。我說這些話，表面上和劇藝研究沒有關係，其實不然。我的意思是說，如果我們對戲劇真是有興趣的話，我們不要太注意服裝、道具或場合，我們應該從非常簡單的方面着手。

廣播上的 Pause，就是我們講了一段話之後，突然停止幾秒鐘，完全沒有聲音，這般靜默會產生很強烈的效果。這就是說，真是會演戲的人，是根本不演戲的人，各位看電影的時候，可以留意一下，你會發現一個真正會演戲的演員，在悲的時候他可能不哭，在高興的時候，他可能不笑，原因在那裏？但他却給你一種非常強烈的感覺，使你感到同樣的悲哀或者喜悅。

我已經講了相當久了，最後我要向劇藝研究會提出一點建議。推動劇運的需要，這是任何人都會同意的。要推動劇運，目前最大的問題是缺乏劇本。

求人不如求己，要克服這個困難，必須我們自己動手寫劇本。我們不要去求別人的劇本，因這樣我們也一定找不到適當的。我們不妨寫最簡單的劇本，只要有兩個角色，就能寫成一個劇本演出，然後慢慢一步步發展。故事題材不必很複雜，不必去找以前的材料，可以寫眼前的事情。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我們可以組成幾個小組分別進行，這樣才真是有意思。如果用得到我的地方，我義不容辭；不過，出錢我沒有錢，出力我倒還有點。各位如果還有用到我的地方，請不必客氣，儘管吩咐。……

Gabor Mihalyi 著

蔡進松 譯

貝克特的果陀和疏離的神話

編者按：

楊際光先生講述的「現代人的生活與戲劇」中，涉及貝克特的「等待果陀」，爲使讀者對這著名劇本有深一層的瞭解和認識，特選摘此篇分析文章，以响讀者。

荒謬劇場——尤其是貝克特的「等待果陀」——揚棄了對於真實的直接探討，而寧願從神話的角度來着手。這個劇場決心要揭穿那些如今已告無效、非真、和缺乏實質的神話。它的目的，與其說是提出論據來駁倒這些神話。不如說是「從內部」，在它們的脚下引爆滑稽的模仿和歪曲的幽默的地雷，來破壞這些神聖化和受人虔敬的信仰。

「等待果陀」首先把它的槍砲瞄準基督教贖罪的神話。它也否認啓迪、進步、自然、和愛情這些神話——實際上是在此世或來世給人類許下贖罪和拯救的諾言的全部神話。貝克特所做的是探測否定的極限，以反英雄來取代英雄，以在路旁漂泊的流浪漢來取代普洛米休士（Prometheus）的種族，並且以捉摸不定、永遠沒有的果陀，來代替神祇、理想、和信仰。波左和樂基這一對所象徵的是權力與財富、科學與服務的空幻；在貝克特的世界中，談話和行動變得沒有意義，變成了一個殺時間的方法，一服治療厭煩的解毒劑。大自然轉變成爲一個淒涼的曠野；在舞臺上所展開的景象是一個被疏遠了的世界。

這個失去人性的生存所呈現的可怕的畫面（其中的美麗和慈善——實際上是一切由人類所創造出來的價值——似乎都被驅逐了）說明了那些觀眾和批評家的態度：爲甚麼他們把貝克特的藝術，看做是在主義極端悲觀、反人性的產品，而加以指責，並且質問它的美術價值。他們宣稱：對於一切價值加以純粹的否定，不會帶來任何積極的東西，而且對於美學的價值也不會有所貢獻。

但是僅僅認出了否定面，而未能看出貝克特在做神話的滑稽模仿時，透過否定所展露的積極內涵，那就沒有抓到貝克特的「果陀」的要點所在：那就是，他的藝術達成了一種否定的否定，一種新的信仰。在一棵凋零的樹下——這是對於伊甸園中的智慧樹。也是對於十字架的一個歪曲的回憶——坐在不通往任何地方的「生命之路」旁邊的，是兩個醜陋的流浪漢，正在等待果陀的來臨。這篇對於神話的滑稽模仿，這篇反神話中的反英雄——愛斯查爾和維拉底米——我爲這篇悲喜劇中的人類象徵，正在受苦受難，而且盼望得救。在「等待果陀」裏，實際上貝克特只不過是拿另外一個贖罪的神話——永遠沒有的果陀——來對抗贖罪的神話而已。在「果陀」裏——貝克特做爲一個作家的非凡特質即在此——建立在反英雄上頭的反神話，由僅僅的滑稽模仿，升到神話本身的崇高地位；由一篇藝術作品，它幾乎變成了一個靠它本身而成立的疏離的神話象徵。

但第三個階段必然地包括了新的命題。這個命題，在一個更高的水準，以一個更爲普遍的真理形式，用如今已告過時的命題來包容前者。貝克特發現自己無法默許最終的否定。在「等待果陀」的第二部份，那棵凋零的樹苗長出葉子來了。大自然不會投降，人類求生的本能不會破碎，維拉底米和愛斯查爾將永遠等待果陀，而他們的團結和友誼無法被壓制，因爲這兩個朋友將一再地聚首。的確，藝術的美也不能够被驅逐：這篇悲悼美的絕滅的劇本，其所帶來的美學體驗，同時顯示人類在藝術上的創造力具有不可征服的奇蹟。「果陀」的動人之詩，在讀本劇的時候就可以感受到；而這個源自於同情、可憐、和悲天憫人的抒情味，正可以證明：對於貝克特來說，疏離並不是真實的存在所具有的永恆而不可更易的方式，而是一個過程的最終階段。跟所有的戲劇一樣，「果陀」返歸到一個先前的更有人性的世界，其中美麗、慈善、友誼、和愛情並不陌生，而且人類還可以自由地保有人性。

在「讀」本劇的時候，一個人會被貝克特世界的可怕而怪誕的景象，和被他苦痛的絞刑式幽默所驚愕——這當然是真的。讀者感覺得到他那深沉的仁慈，和對於同情與憐憫的憂愁而抒情的表現，但是把本劇當做一個整體而加以閱讀所提供的經驗，其令人感到破滅，一如它的陰沉和不樂。不過，在舞臺上

，否定的否定以增強的撞擊力而來臨：舞臺和演員給予觀衆一種他在書本裏找不到激情作用。我並不是暗示說：因爲這是寫成劇本，所以由表演所造成的印象，就必須看作是唯一有效，看作是符合於劇作家的意旨，而加以接受。貝克特比這個還要更複雜，更有知覺的一位藝術家。我想，真相是在於當閱讀它和觀看它的時候，我們獲得熟悉的是同一篇劇本的不同方面——這是由作家以很大的注意力和錯雜的技巧而建立起來的。

在他的劇本中，尤其是在「果陀」中，貝克特以完美無缺的一致性來表現否定和否定的否定。以形式來說，戲劇的否定與神話的否定相符——反戲劇與反神話相符。在它的表面上，這個新的變更似乎構成了與從前的文學和戲劇的一切傳統的完全決裂。

反戲劇——如同馬丁·埃斯林在「荒謬劇場」一書中所寫的——是沒有衝突或情節的，它沒有計劃鮮明的人物，而且故事也沒有開頭或結束。在這種類型的劇本中，真正的對白是沒有的，人物無法溝通思想；他們也沒有任何思想要溝通。大致說來，他們都在重述陳腐平凡的話，而由於他們未能夠彼此了解，每一個人都在真空中高談闊論；因此獨語就成爲臺詞的主要形式。

不過，加以一番更透澈的分析，就顯示出；甚至於貝克特的「果陀」也遵循亞里斯多德基本的戲劇原則。果陀的衝突是人與宇宙的遭遇。尋找一個意義和一個目標的「人」與無感覺的宇宙之間的衝突。如果沒有自由選擇的可能性，衝突就會失去意義。維拉底米與愛斯查剛恭可以在兩個抉擇之間選擇一個：他們可以走到第一棵樹上去吊，或者是活下去，等待果陀。本劇最終的寓意是：雖然果陀不來——至少目前不來——但是這兩個流浪漢，縱使希望愈來愈渺小，也要繼續等待他。他們選擇等待——亦即人生。在這裏，跟在每一齣真正的戲劇中一樣，這項決定，雖然是在顯然的自由中所構想的，却是事前就決定好的。無可避免的，果陀永遠不會來，而同樣無可避免的是：這兩個流浪漢會繼續等待他。在這裏，跟在希臘和法國的古典悲劇中一樣（或者就這件事情來說，在莎士比亞亦如此），該項決定的不可避免性，只有到了劇本的終了才顯示出來。一直到那個時候爲止，另一個可行的選擇仍在，而正是這個選擇的可能性，使得劇本增添了懸疑，同時，本劇奇異而令人困惑的情節，也有助於維持它的戲劇興味。

「等待果陀」的副標題說它是一篇悲喜劇。人性向自己的過去道別有兩種不同的方式；有兩個不同的方式，來面對在它的發展中，如今業已過去的階段；它們是悲劇和喜劇。悲喜劇是中間的階段。在這裏，戲劇家已經失去了把悲劇作家和正往後退的最近過去繫在一起的內在連繫，但是他還沒有得到喜劇

作家絕對不受和一個絕對過去的連繫所拘束的那種心靈的解脫。貝克特把西方文明的沒落看做是活該如此而不可避免。他的笑聲有苦痛的特性。照他的看法，西方文明已活過了頭，而它的繼續存在是沒有意義，沒有實質的；它朝向死亡的進展，缺乏任何偉大的特徵，而它的衰落是古怪可笑的，既不是崇高的悲劇，也不是不受抑制的喜劇。

跟每一個令人刮目相看的創新者和實驗者一樣，貝克特小心地把「果陀」，和文學上偉大的普遍性傳統連繫起來。他所創造的劇場，是這個戲劇連鎖中最新近的一環；他把他前輩的一切成就加以處理和同化，並且以抽象的形式加以再造。貝克特採取最極端的風格化；一切東西都溶解成形式；在劇本中，純理論的內涵只是做為許多形式的因素之一而間接地顯示出來——透過各個角色的行為、道德的態度、和關係。而表達在本劇的氣氛和上下文之中，甚至於言詞也被剝奪掉它做為一個溝通媒介的功用，而像結構或氣氛一般地變成了一個形式的因素。就貝克特來說，言詞從它在本劇中的位置獲得意義——而這個意義與那些字、句直接的文字意義並不一致。為甚麼對白的不同部份不可以單獨地加以考慮——譬如哈姆雷特的獨白可單獨加以考慮那樣——有一個理由是因為單獨的句子和回答，從它們的上下文摘出來的時候，幾乎是沒有意義可言。

卡夫卡從潛意識請求夢想來建立他自己的神話，貝克特則把滑稽劇的合金加到中世紀的道德劇，來構成「果陀」的戲劇形式，跟道德劇一樣，「果陀」是一篇寓言，但却是一篇把它的價值顛倒過來的寓言。它不但一點兒也不能用來改進虔信者的道德，反而嘲笑虔誠熱心的信仰所具有的信心。尋找上帝並且盼望得救的虔誠公民，在道德劇中找到贖罪，可是善人和惡人，信仰者和不信者，都一樣地在「果陀」中發現自己是居住在被詛咒者之鄉。如同在道德劇中一般，獨立於時、空的布景，令人想起聖經的世界，而劇中人物所代表的，並不是有個性的人物，而是抽象的特徵、態度、社會分類，維拉底米是沉思的理想主義者，總是希望，而且，總是相信某一種理想。在另一方面，愛斯查剛是粗俗的，懷疑論的物質主義者，只為消磨時間而活着。樂基和波左一樣地是人類的象徵；但是那兩個流浪漢之間的關係是由平等或友誼所主宰，樂基和波左則表露出主宰與屈服，主人與僕人的關係。樂基和波左這一對也象徵着肉體和靈魂、權力與藝術的互相依賴。在「果陀」中，如同在道德劇中一般，情節和人物只有以比喻的意識，在象徵的水準上才有意義。

不過，貝克特在滑稽劇的水準上來演他的道德劇，而因此刻奪了整個作品的道德內涵。嚴肅的道德

劇變成了滑稽戲。對於喚起偉大的贖罪神話的陪話的一篇道德劇，運用了這種歸謬法，貝克特就達到了他所要求的效果——舊神話的破壞、神話的否定，一個沒有人性和無意識的世界的表現——在這個世界中，高貴的理想已失去了它們的意義和價值，而宗教、科學、和藝術只不過是滑稽劇，而是一連串緊密的幻影和反映的媒介。滑稽劇的喜劇因素中充滿了希望和友誼、恐懼和孤獨的抒情味，以及對於死亡的期待，這一個事實正是警告我們：叫我們不可讓自己被本劇的滑稽戲形式所誤導。在舞臺上，一個接着一個地出現了小丑式的玩笑，而觀眾就笑了。但是以整體來說，本劇的效果就很不相同；這是一種很高級的美學經驗。在本劇中從頭到尾，我們不得不感覺到：滑稽劇的粗糙裝置僅僅是表面上的，劇作家用了倒豎蜻蜓或踢褲子，來創造一種新的藝術形式，以便表達具有偉大內容的東西。

在貝克特的手中，小丑的戲謔是實現白赫特（Brecht）的隔離論的一個方法。要表現一個疏離的藝術。在戲劇的手法上，白赫特從來沒有像貝克特在「果陀」中那樣十分成功地貫徹「隔離效果」。在整個的演出當中，觀眾「從外面」注視着；他找不到機會來使自己跟那些人物合而為一，來把他自己的人格投射到劇中人物的身上，或者就好像他們的悲劇是他自己的似地，而加以體驗。就是這種超然在觀眾的身上產生了一種濼情作用。既然觀眾在情感上沒有牽涉在裏頭，他就能够以局外人的客觀態度來享受演出，讚佩這篇作品的文學和藝術技巧，欣賞構思精緻的句子，開心地笑着那些古怪的玩笑。只有在他看完表演的回家途中，他才發覺他畢竟是被那些鬧劇的玩笑所騙。在戲院裏，他坐在觀眾席，在他安適的小世界哲學中，感到安全而有保障，吃吃地笑着那兩個衣服襤褸的流浪漢，笑着那個妄自尊大的傻瓜——波左，却不知道本劇也把他自己的信念的汽球戳破了；對於愛斯查剛和維拉底米來說，他的可笑，一如那兩個流浪漢的荒唐使他感到可笑和有趣。這就完成了循環。以震撼觀眾的信仰——因為這些信仰是基於自滿、輕易的妥協、和對於假神話的信仰——這個作品已達了它的目的，結局所帶來的不是悲劇崇高的濼情作用，而是由悲喜劇式的反戲劇所產生的怪誕的解脫——以同等的訕笑包括了觀眾和舞臺的怪誕英雄的一種解脫。

但是注意！一旦你足夠強壯來面對你是可笑的這個事實，你就沒那麼可笑了，在這裏，否定又自己打敗自己了。因為純正的藝術是不可能終究的、絕對的否定的：它愈苦痛、愈絕望地宣布它的「不」，它愈明確地盼望那贖罪的、使人自由的「是」。

王曉寒譯

卡夫卡著

鄉下醫生

我簡直不知所措；在十哩外的一座村莊裡有一個患重病的人正等着我去醫治，我必須立刻出發；一場無邊無際的暴風雪却籠罩着大地，我有一輛馬車，一輛輕便的裝有兩個大輪子的馬車，正適合於我們鄉間的道路；我戴上帶毛的皮手套，拿着裝滿器具的手提包，站在庭院裡準備動身；但是沒有馬，沒有馬。我自己的馬，在那酷寒的冬天日夜不停的勞累，在那天晚上死了；爲我做事的女孩現在村子裡到處想爲我借一匹馬；但是我知道沒有希望。我孤零零地站着，飄落在我身上的雪花愈來愈厚，我也就更不能移動了。那個女孩獨自出現在大門口，把燈籠揮動着；當然，在這個時候誰肯爲這種事借給我一匹馬？我再一次穿過庭院，外面已經看不見路了；在困憊中我踢着從破舊的豬欄倒塌下來的一扇門板，它被風吹得不停地撲拍。豬欄裡散發出馬的氣味，一盞朦朧的燈籠掛在一根繩子上擺動着。一個男人，蹲伏在裡面，顯出陰沉的臉色。

「我要不要把馬套上？」他問道，手脚着地爬出來。

我不知道該說甚麼，只是彎下身去看看那裡面還有些甚麼。爲我做事的女孩站在我的身邊。「你永遠不知道你會你自己的屋子裡發現甚麼。」她說，我們都笑了起來。

「嗨，弟弟，嗨，妹妹。」馬夫叫喊着，於是兩匹肥壯的馬一前一後地從那扇窄的門裡擠身而出。

「幫幫他的忙。」我說。

熱心的女孩便趕快幫助馬夫拿起馬具。可是馬夫突然抓住她，並且把臉緊貼在她的臉上。她尖聲大叫，跑到我的身邊；她的臉上顯出兩排紅紅的齒痕。

「你這個畜牲，」我憤怒地責罵他：「你是不是想挨打？」

但是就在這個時候，我發覺他是一個陌生者；我不知道他是從甚麼地方來的。正當其他的人都使我失望的時候，他却出於自願地來幫助我出診。他還是在忙着弄好馬車，對於我對他的責罵沒有反應，只轉過身來看了我一眼。

「上車吧。」他說。

的確的，都準備好了。好漂亮的兩匹馬，我簡直從來沒有機會坐在這種馬的後面，我愉快的爬上車。

「我來駕車，你不知道路。」我說。

「當然，」他說：「反正我不跟你去，我要留下來同露絲在一起。」

「不！」露絲尖叫着，帶着可怕的預感驚慌地跑進屋子裡去，好像在她的命運中會有不可避免的事，情馬上就要發生。

當她關上門的時候，我聽到門鍵發出嘎嘎的響聲；我聽到鑰匙插進了鎖裡面；我甚至於能夠看到她熄滅了走廊裡所有的燈光，然後迅速地穿過許多房間，把她自己隱藏起來。

「你跟我去，」我對馬夫說：「否則我不走，雖然這是急診，我不能為了一個病人讓這個女孩受你的欺侮。」

「吆喝！」他向馬大吼一聲，雙手用力一拍；車輪立刻像一根被拋進激流的木頭似的急速地滾動；我只能聽到馬夫衝進我的屋子，每一扇門都猝然發生劇烈的撞擊聲，接着一陣狂猛的暴風雪蒙住了我的視線和聽覺，並且沉重地打擊我所有的知覺。但這只是一會兒，很快地我便到達了目的地。就好像那個病人的農莊和我家的庭院是門當戶對；兩匹馬都停住了脚；暴風雪靜止了；月光遍地；病人的雙親趕忙從屋子裡出來，他的姊姊跟在後面；我快要跨下馬車，他們慌亂的叫喊着，使得我說不出話來；病人房間裡的空氣令人感到窒息；沒有人留意的火爐正冒着煙；我想要打開一扇窗門；但是我必須先看看病人。枯瘦，不發燒，不冷，也不暖和，一對空洞無神的眼睛，連一件襯衣都沒有穿。這個年輕人從鋪着鵝

絨墊子的牀舖上躡起身來，伸出兩隻手臂來挽着我的頸，在我的身邊低聲說：

「醫生，讓我死吧。」

我向滿屋子裡看了一眼，沒有人聽到這句話；他的雙親沉默地傾身等待我的診斷；他的姊姊爲我拿來一張椅子放上手提包；我打開提包，找必需的器具；他仍舊抓緊我，提醒我的那一句乞求；我拿出一對鉗子，在燭光下檢查過以後又放下去。

「是的，」我懷着憂憤地想着：「像這種情形，神真有幫助，給了我所需要的馬和一切，甚至於一個馬夫——而且我現在才想起露絲，我該怎麼辦，怎麼樣才能够營救她，我有甚麼辦法能把在十哩外的她從那個馬夫的手上救出來，就算是有一隊馬也無濟於事。」

那兩匹馬落脫了韁繩，從外面推開窗門，我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一扇窗口伸進來一個馬頭，牠們被那一家人的驚叫弄得發呆，並且凝視着那個年輕人的雙親。

「最好是趕快回去。」我想，那兩匹馬彷彿是在喚醒我。可是我讓病人的姊姊拿走了我的皮外套，她可能以爲我是被那種熱氣薰得有點眩暈。那個老父親拍着我的肩膀，用一種理所當然的親切態度，像拿出他的財寶似的，給我倒了一杯甜酒。我搖一搖頭；我爲他那狹隘的思想感到難過；這是我拒絕那杯酒的唯一理由。那個老母親站在旁邊，也甜言蜜語地要我接受。我正把頭放在那個孩子的胸部，有一匹馬大聲地嘶叫，那個孩子的胸部在我的潮濕的鬚鬚下面顫動。我更加相信，他還沒有到病危的程度，只是血液循環有點甚麼毛病，他那焦慮的母親給他喝了太多的咖啡，但是最有效和最好的辦法是讓他從牀上下來。我沒有辦法這樣做，所以還是讓他躺着。

我是這個地區的醫生，我爲我的職責盡了最大的努力，而且工作實在太繁重。我的待遇很差，但是我盡可能的去幫助那些貧窮的人。我還是必須回去看看露絲是否安然無事，這個孩子可能會離開人世，我也不想活下去了。在這個無止境的冬天裡我在做些甚麼！我的馬死了，村莊裡沒有一個人肯借給我一匹。我真想一走了之，但是我答應了這一家人。他們不知道我的處境，他們即使知道，也決不會相信。開一張處方是件輕而易舉的事，但是與別人建立相互的瞭解却非常困難。

這回該是我最後一次的出診，這是額外的和沒有必要的一次。在這整個地區的人，常常在深更半夜去按我的門鈴，使我非常苦惱，但是我已經習慣了這些。這次的出診，像以往一樣，我顧不得露絲；她是一個很可愛的女孩，同我生活在一起已經好多年了，幾乎沒有得到過我的關注。今晚上留下她，這種

犧牲實在太大了。我必須想出甚麼辦法，不是爲了怎麼對付這一家人，而是如何使露絲能夠離開我。但是當我關上提包伸手去拿取外套的同時，他們一家人站在一起；病人的父親手裡仍然拿着那杯甜酒；病人的母親咬着嘴唇，眼睛裡孕滿了淚水，顯然地對我失望，病人的姊姊拿着一條被血浸濕了的毛巾在顫抖着。爲甚麼，人們所期望的是甚麼？我準備有保留地承認那個孩子可能真的是病了。我走近病人，他向我露出微笑，好像是我能帶給他萬靈丹似的——唉，就在這個時候，兩匹馬一起嘶叫着；我猜想這種嘶叫是奉上天之命來促使我診斷這個病人——這次我發覺他的確是病了。在他的右邊，靠近臂部，有一個像我的手掌一樣大的傷口。傷口已經惡化，四周像玫瑰一樣的紅，中間發黑，還有凝結的血塊。這只是遠看，接近一點看，還有其他的併發症。我不由得不感到震驚。許多的寄生蟲，像我的小指頭一樣大小，也是發紅而帶有血斑，小小的帶白色的頭，長着許多的腳，從傷口裡面向外蠕動。可憐的孩子，你早就應該醫治。我已經發現了你這樣大的傷口；這個傷口正在摧毀你的生命。但是他的一家人都很高興；他們看着我在忙於診斷；病人的姊姊告訴母親，病人的父親告訴那些輕悄悄地走進去的客人們。

「你能救我嗎？」那個孩子悲慟而絕望地低聲問我。

在我的這個地區裡的人都是這樣，常常從醫生身上期望着不可能的事。他們已經喪失了古老的信仰；他們坐在家裡解開自己的上身，一個接一個的；他們對醫生的無所不能和仁心仁術信以爲真；好吧，就算能滿足他們；我已經不信任我對他們的服務了；如果他們無視於我的神聖職責而虐待我，我也就讓這種事情發生；我還有甚麼需要的，我是一個年老的鄉下醫生，而且失去了爲我做事的那個女孩！

他們都來了，那個孩子的一家人和村莊裡的年長者，脫掉了我的衣服；一個學校的唱詩班由老師帶頭站在門外，用極其單調的聲音唱着：

「脫掉他的衣服，他才會醫治我們，

如果他不肯，就把他殺死！

只不過一個醫生，只不過一個醫生。」

於是我的衣服都被脫掉了，我安靜地看着那些人，我把手指放在我的鬚鬚裡面，我的頭歪斜在一邊。我保持鎮定和冷靜地面對眼前的情勢，但是對我沒有幫助，他們抓住我的頭和腳，把我抬到牀舖上，然後強迫我躺下去，靠近那個受傷的孩子。然後他們都離開了房間；房門被關上了；歌唱停止了；烏雲遮蔽了月亮；暖和被褥僵在我的身邊；兩匹馬的頭在窗口像兩個幽靈在恍惚。

「你知不知道，」我的耳邊出現了一種聲音：「我對你沒有甚麼信心。爲甚麼，你只是在這兒敷衍公事，你並不是用你自己的腳走來的。你不但不幫助我，反而看着我在牀上等死。我真恨不得把你的眼睛挖出來。」

「好的。」我說：「這真是遺憾，但是我是一個醫生。我能做甚麼？相信我，這對我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你這樣說就能使我滿意嗎？啊，不滿意又怎麼樣，我對我自己無能爲力。我常常必須忍耐許多的事情。我所帶給這個世界的只是一點小的創傷，這是我唯一的貢獻。」

「我的年輕的朋友。」我說：「你的錯誤是：你沒有廣闊的見識。我到過所有的病房，遠地的和偏僻的，我告訴你：你的傷勢並不如此的嚴重。」

「真的嗎？還是你爲了使我寬心在欺騙我？」

「真的，相信一個官方醫生的名譽保證。」

他相信了，安靜地躺着。但是現在是我考慮逃跑的時候了。兩匹馬仍舊忠實地站在那兒。我迅速收拾我的衣服，皮外套，以及手提包；我沒有浪費時間去穿上衣服；如果兩匹馬能像來的時候那樣快捷，我只要跳上去，我就能够很快的從這張牀上回到我自己的牀上，有一匹馬很服從地從窗口退開；我把我的一包衣物丟進馬車；只是皮外套的袖口被鉤子掛上了。真好極了。我搖擺不定地向馬走去。把馬繫好，馬車開始幌動，我的皮外套終於在風雪中丟掉了。

「吆喝！」我吼了一聲，但是馬沒有飛奔；緩慢地，像是一個老人；我們慢步穿過一片積雪的荒野；在我們的後面傳來又長又久的回音，那是小孩子們的一種新的但是帶着罪過的歌聲：

「啊，真高興，所有的病人，
醫生正躺在你的身邊！」

照這種情形我永遠到不了家；我已經有了很卓越的貢獻；我的繼任者正在搶奪我的聲譽，但是白費心機，因爲他佔有了不了我的地位；那個可惡的馬夫在我的屋子裡正獸性大發；露絲白白的犧牲了；我不要再想這件事。像我這樣的一個老人，赤裸裸地，坐着一輛塵世的馬車，由兩匹好像不屬於這個塵世的馬拖着，暴露在酷寒的冰天雪地，我實在糊塗了。我的皮外套還掛在馬車的後面，但是我沒有力氣去拿下來，我醫治過的那許多病人沒有一個給我一點幫助。忘恩負義！忘恩負義！我的門鈴在晚上如果再

響的話，那是沒有用的，永遠再不會有用。

馬格瑞·喬奇 (Margaret Church) 評

「鄉下醫生」是一種探尋。這個故事是以人類追求一個目標所生的厭棄和所受的挫折為主題，故事裡的那些只知自掃門前雪的鄉下人沒有樂於助人的德性。同時隱喻那些自命為救世者的錯誤的傲慢。鄉下醫生的馬死了；一場暴風雪狂吹着。唯一能幫助他的是那個女孩露絲。命運像魔術般的為醫生帶來他所需要的兩匹鬼怪的馬和一個惡魔的馬夫。如果他要去看望他的病人就必須犧牲露絲。極其反常的是，有些人為了行善而時常利用邪惡去達到他們的目的。

他到達了病人的家中。然而，當那個孩子乞求讓他死亡時，更多的挫折接踵而來。有一些人，我們要去幫助，他們却並不希望我們的幫助。

兩匹鬼怪的馬從窗口把頭伸進房間，不斷地提醒醫生（象徵地也是確實地），他犧牲了露絲，而且誘惑他放棄他的職責去營救她。他正想要離開，他要為「這是一次沒有必要的出診」，當他再度檢查的時候，却發覺那個孩子的身上有一個很大的傷口，他認為早就應該醫治。現在他知道他救不了那個孩子，那個孩子當然是乞求能夠得救。

那種創傷是邪惡的創傷加在無辜者身上，譬如，當那個馬夫蹂躪露絲時所留下的創傷（玫瑰紅的）。同時，那種創傷似乎就是指「露絲」——美麗而善良的女性們為了罪惡的男人而「傷害她們自己」。所以那個男孩子認為他的創傷是他所有的和必須的貢獻，因為他的使命就是自私地珍視他的犧牲的本性，而且那玫瑰般美麗的創傷正是滋長自他的犧牲。

當醫生瞭解到他對那個孩子無能為力，村民們（我們的社會或具有權力者）便懲罰他，脫去他的衣服，侮辱他的尊嚴，強迫他躺在那個孩子的身旁，他必須救那個孩子。他經過多少年的努力才使自己得到了卓越的地步，但是現在他不能給那個孩子一點幫助。他告訴那個孩子，一個人的創傷，邪惡與罪過的侵蝕，表現出一種事實：「你的錯誤是：你沒有廣濶的見識。」

那兩匹馬緩緩地把他拖回家（時間是奧妙的），衣服和外套都被脫掉了，赤裸的，暴露的。仍舊沒

有祛除他的傲慢，他覺得那些人忘恩負義，那最後的出診是一項錯誤。卡夫卡筆下的這個英雄人物的努力完全徒然，因為命運是另外一回事。

卡夫卡要在他的作品中表現的觀點，很不容易解釋。因為他充滿了宗教意識。也許那個創傷就是基督的創傷。但是卡夫卡主觀地描寫出更具普遍性的邪惡與罪過。同樣地，這種豪傑不應該狹隘地以佛洛依德的見解來解釋。那兩匹馬的頭伸進窗口或是寄生蟲在傷口裡蠕動，也許象徵着男女的交合，但是卡夫卡讓這種行為發生在更普通的區域。事實上，他寫的是人類共同的經驗與思想，留給讀者很廣泛的範圍去解釋。

別哭， 曉陽

她向久立的女侍者說，咖啡，雙人的。

檯上站着一個貝殼小花瓶，一枝新鮮的胡姬亭亭招展。黯黯的灰綠色紗帘，傷心無奈地望着她。她轉向牆壁的花紙，五顏六色的花紙；滴下清亮的淚。

曉陽，你訂婚？

嗯。她只能發出這一個簡單的聲音，半咽。

真的？曉陽

真的靜詠。她極力控制自己含淚的呼吸。真的。她咬住自己顫抖的唇。

那麼，我祝福妳。不過，不要欺騙自己。我了解妳，是不是？希望妳真的忘掉……。

靜詠！她暴喊，話筒從手中落下；淚落下，在手背。她舉起淚痕爬過的手掩住就要奔出的哭泣，奔入浴室。然後她披散着濯洗之後的短髮和被毛巾擦得異樣地紅的臉孔走出媽媽制止的叫喊，走進這個空氣幽怨的咖啡屋。

她在一個杯子裏放進了方糖和牛乳，倒滿咖啡，攪融。然後她爲另一杯倒滿，把這一份應有的方糖牛乳加入第一杯。

你喝，費離。

於是她默默舉起右手捧咖啡，黑而苦的，很慢很慢的喝下。喝完，她向加了兩份方糖牛乳的咖啡啞的說，喝呀你，費離。

她用三隻手指支着前額，再喝一杯，又再喝一杯。咖啡苦苦地流遍了全身，那種苦的感覺快要從鼻腔溢出。然而；費離，你怎麼還不喝？我給你加了這麼多糖這麼多牛乳。爲甚麼不喝？你？

曉陽，別問我爲甚麼爲甚麼不。我不會回答你的，永遠也不。因爲我知道，我說出來的沒有一個令妳滿意的答案。不要看我，曉陽，看看妳所擁有的獎狀，它們比我輝煌；不要靠近我，曉陽，我不能像妳的父母給妳溫暖。物質或榮譽，我都沒有，而這些，可以使妳快樂安全。妳太小太輕太弱，而我，一個孤兒，沒有職業而且寄人籬下，我全部的信心只够支持自己活下去。對於我，妳的溫柔是過度的一種奢侈。我沒有權利消耗妳一生最美麗的季节。曉陽，環境是性格的父母，我所以頑強，你欣賞的惟一點，是因爲我會經困苦，在困苦中。我的容身之地僅容立足，偏促得容納不下妳。不要放棄妳以前的努力以後的希望，去吧曉陽，不要說妳離不開這裏更不要說妳離不開我。妳走，曉陽，至少我樂意看妳奔向萬里的空濶；我習慣自己一個人單獨辛苦地活着（妳認爲，我並不覺得），因爲我必須活下去，我不會寂寞，我沒有時間寂寞，我只有緊張和疲勞。妳太聰明，以前妳除了讀書沒有其他工作，但聰明使妳有很多時間想我。現在妳等着出國，除了練習繪畫沒有事情做，所以妳有更多時間想起我。也許離開妳傷了妳的正是我錯，但時間會治療妳，現實會告訴妳我是對的。妳走的時候不必通知我，不是我不肯見妳，爲了妳我不想見妳。我想也沒有再見的必要。我知道妳會哭的，妳是世界上最愛哭的動物。不知道妳以後會怎樣？我猜想妳一定過得很好。曉陽，妳所想像的和我並肩迎風吹雨淋的一幕，在幻覺中是美，然而永不會實現。像妳生氣時流出的眼淚很快就乾，我們的過去轉瞬就消失無痕。妳聰明，曉陽，但妳要學得勇敢。假設我們並不相識一如四年前我們尚未相見，這樣妳會好一些，會慢慢好起來。聽我的話，把妳的眼淚化爲色彩抹到妳的畫布上，讓它們乾涸凝結，繽紛似妳未來的生命。相信我說的都是真的，相信我，一個永久的真誠的但又遙遠的朋友。原諒我，曉陽，如果妳以爲是我錯。忘記我，讓我成爲妳一生的畫面裏一朵漂流過境的雲；最後妳記不起它的形狀。別哭，曉陽。

曉陽？曉陽。

立章。不要担我的肩膀。

媽說妳自己一個跑出來，曉陽，我知道妳一定在這兒。妳在想甚麼？唔？哦，妳叫了咖啡等我？謝妳，曉陽，妳是個藝術女孩。妳這樣子，真的與眾不同。

咖啡黑而苦。她的眼睛黑而苦。她的眼睛像千年靜止的潮水，波光微漾。

妳不說話啊曉陽？要我喝了這杯咖啡才開口？好，我喝，唉，甜死了，但是太冷。妳坐了很久了？怎麼不喊我陪妳？妳知道我在醫院裏見習有多悶！過兩天到了倫敦照樣去割屍體有多倒胃口！怎麼妳不笑？妳怪我說得太多了？曉陽？

我要回去，立章，我要回家。她抬起眼睛，厭倦而失神。

好，他站起來，用一種保護的姿態扶她的右臂。妳需要休息；看妳的眼睛。

她垂下眼臉，看被他喝完了的空杯，最後一眼。她感到心臟微微收縮了一下。

媽，她的笑容蒼白。

回來了曉陽，吃飯啦。

不想吃，媽。我很累。她皺眉。我頭痛。

誰叫妳洗了頭就跑出去，太陽那麼烈，真是！妳這孩子，不是有立章照顧，我怎樣放心妳一個人出國？媽摸摸她的額；沒甚麼，去躺躺吧。立章，你來吃飯。

好。他跟着她進房裏。曉陽，妳休息一下，我吃過飯就來陪妳。妳在冷氣裏坐了太久，下次別這樣

跟自己開玩笑。

哦，不是的，立章。她茫茫然握住他的臂膀。我不知道我坐了多久。我真的不知道。

難怪人家說愛音樂繪畫甚麼的人總有點神經質，女孩子尤其是。尤其是妳，曉陽。

不不。我；她問自己，我能說甚麼？那隻咖啡杯一直在轉動，在她眼前。她閉起眼，它在腦中轉轉

轉轉轉。那杯咖啡！

噢，妳哭了？妳哭甚麼？

我不舒服。她用力咬住唇間流出的嗚咽。她低頭抱住他一隻臂膀。

小孩子，唉，妳實在是！一點點不舒服有甚麼好讓妳哭的？睡睡就不會了。他捧起她淚滴如星光的臉；別哭，曉陽。

謝清

夜 · 漁港

揚着夜的霧紗

風是由南面吹來

鹹着臉

鹹着每一柱舟絃

夜已龍鍾

在此，沸着人群

沸着下海的各國漁舟

凌晨三點，是每扇窗

都入夢的時刻

（風冷冷，被窩應是好暖的呵！）

這裡，人們

燃着煙喊高魚價

魚

魚

魚

魚。滿眼的魚目

白體體。今夜

在岸的那涯

許是前兩夜海洋的大檢舉

在此，做屍骸的總結

上價上價

六吋的大明蝦

海水揚着星光

遠去。夜亦將

在此高彼落的標價聲中遠去

不眠的港

睡眠只屬於那些

瞪白體體的目的

魚

註：漁港位在新加坡的裕廊。為我國魚隻出入口的中心。每夜從凌晨三時起便開始交易，常集三四千名魚販於此。

井

沈維廉

黑必隨夜來

孤絕必定

靜態的井呵井

一如夜哭不出一滴聲音

跌坐裡一種心靈的震慄

合什垂目

竟有蓮燈起自

蟬鳴的境界

想及蟬聲以及

牠成長的過程

孤絕的

不唱歌的

火煉成一則不完整的

沉思

• 或者歡愉或者

黑井的心地

• 回照不出一朵星花

• 竟因此哭了

靜態的井呵井

黑必隨夜來

孤絕必定

■ 七一年二月 · 砂羅越詩巫

(請示地址)

北藍羚

蒿里曲

暮色流下來

流向瞌睡的人們

那些倦意的眼色

從黑鴉背上

柔美地

傳染到每隻小小的掌心

而且默在背上

和諧的播放出來

一條街又一條街

曾在娓娓的祝禱聲中

此刻 燭光隱隱若熄

扁放着纏白布的头蓋

馬蠅在飛舞

全白的佈道日

已經漏了真元

剩下的迴光還有多少呢

從長安到那座山

鬼雨早沿路哀哀地哭泣了

王啊

你好疲乏

臥下

能扯着一把草

就隨便安息罷

長安城

萬鳥在黑暗中飛動

回歸日已到來

從馬蹄的倦態

柔美地

傳染

(七一年二月威海省)

張宇川
乞丐

多少世紀

自尊 衣著沒有進化

還是拉長勃子去唱愛情的小調

遇見企鵝

喉管裡總有毛虫在蠕動

夢·想及白眼後有銅板

清一清喉音

又唱出他所厭惡的曲子

●
南國無雪

無須懼怕冬天來臨怎樣
也不用去尋找春天

其實春已腐化

自那年抖落後

就靠老太陽供及溫暖

●
當夜晚到來

夜晚·星星有白眼沒有銅板

風強迫爲皮膚剃度

那一陣寒慄自齒間閃光

唯月光·月光寄於同情

鋪賜銀白色的被

■15人 15種風貌

15人 15份力量

■看新加坡詩壇的新景象

「新加坡15詩人新詩集」

是五月出版社的新書

這是一本詩的合集

■作者是15個新加坡的詩寫作者

文愷 吳偉才 沈壁浩 完顏藉 林方
孟仲季 牧羚奴 南子 流川 夏芷芳
莫邪 賀蘭寧 零點零 綦綦 謝清

■這本書高8½吋 闊8吋 207頁

封面皺紋卡紙 內文80磅書紙 線裝

內收詩作144首 15幀特寫照片

還有一篇20,000多字的15人合序

■這本書從選稿到編排，均由各詩作者自行處理。

編務由賀蘭寧負責，攝影由謝進才負責，設計由牧羚奴負責。

■定價每冊5元

■郵購地址 Mr. Tan Ah Dek

11. Lorong 27,

Geylang

Singapore 14

風訊

●蕉風前編輯人之一的李蒼先生，已赴台升學，這是他給友人的一封信。

××：

來台數月，轉眼間半個學年就過去了，寒假也快結束。別後，但願你們都好。

216期蕉風看了。瑞獻之三島畫像，很Excellent。專題刊得太少三島之小說，大概是時間關係，來不及搜譯吧。刊出的憂國（切腹）看來有點支離破碎。此作本是短篇，節譯要把精髓表現出來，實不容易，更何况是被Arthur Millen喻為濃縮之現象（Compressed Vision）的三島小說。原作中，中尉在切腹前與其妻白子會有過最後的一次造愛，此一大堆的描寫文字至為重要。這是兩個年輕生命最輝煌燦爛的刹那。憂國，可說是三島精神意識的表現，其結果是：他竟然知行合一起來了！

我最近寫了一篇小說，寫完後攔着沒好好的修改。前數日瑞獻來信提起，才落落實實的修改一翻，比原稿增加了六百字左右。此作倒是化了不少的心思，特

別是在修改的時候。印度一詞是個象徵，一面是古文明的神秘迷人，一面是它的落伍、貧乏……等等。其他的我不說了，再說的話，我何必化這麼多心思去寫這篇小說呢？你看看吧！

春天已到，再過一個星期左右下半個學年就開始。一上課，想好好靜心寫作也不容易，功課緊也。

祝

快樂

李蒼二月十五日

●南馬的溫任平生擬與其他詩友籌備出版「大馬現代詩選」，我們認為有值得一提的必要，這是他給本刊一位編輯人先生的一封信。

「××先生：

早在去年年杪我便去函艾文（北藍羚），與他討論籌備出版「大馬現代精選」的事。後來我因家庭中發生變故，便把這計劃延擱下來。最近一切總算是較為安定了，再想到出版詩選的事，現在如果不乘着一股熱誠，儘快進行，等到以後，可能就更提不起幹勁。所以最近我已寫信邀約了李蒼、梅淑貞、周喚、葉曼沙、賴瑞和、賴敬文、溫瑞安、紫一思……諸詩友。先生寫詩經年，可稱是目前詩壇宿將。所以如果您不見棄，參加我們的行列的話，我想一定能使這本集子生色不少。

「詩集內容的安排方式大致上與「新加坡十五人詩集」近似。出版費由各詩友共同負擔。而以版位之多少計算。雜費一層（如封面……）也由大夥兒掏腰包補足。

至於詩作。則以每人不超過十首為限。詩作前各冠於一篇「前言」（字數不拘，內容自定，詩論、創作技巧、態度……凡有關詩的題材均可）。而且在同一頁上還有一張作者的繪照（不是照片電版，而是速寫式的繪照），在這一點上，我們與「新加坡十五人詩集」是迥異的，我們也應該有我們自己的風格。

如果先生不嫌委屈，請於第一學期放假前（即四月三日）寄下詩作及所需前言以及近照一幀。我會請人代為繪畫。又如先生已另有繪照，那麼就請寄下繪照好了。

我已寫信與××聯絡，現在等着他的回信，印刷一層，我想請先生與×先生幫忙，你們均在出版界服務，一切當比我熟稔得多。

請早賜佳音。敬候

文綏

弟 溫任平

七一年三月二日

●除了創作之外，我們每期都有介紹一些外國的翻譯作品，以往刊出的翻譯大部份是新加坡的作者寄來的，大馬方面却令人失望。這期刊出的「鄉下醫生」及「貝克特的果陀和疏離的神話」都是轉載自台灣「現代文學」的。

●「馬來文學作品專號」將在五月初出版，這本特大號使我們加倍辛苦；除了邀約一些青年作家撰寫外，還望其他對馬來文學感興趣的作者熱烈支持，給我們踴躍投稿。

●楊際光先生在吉隆坡「劇藝研究班」主講的「現代人的生活與戲劇」是一篇很有份量的演講稿，可給我們不少的啓示，值得一讀再讀。

●蕉風文叢之一「尼金斯基日記」出版後，售賣情況較我們想像的好些，這是感到欣慰的。其實，賠錢我們是準備着的，祇要不賠得太多，我們就能按計劃不斷地出版下去。因此，作者、讀者的支持和愛護是需要的。

尼金斯基日記

- 是一本天才的書
- 是一位藝術家要對人類說的話
- 現在已有了華文譯本
- 陳瑞獻、郝小菲合譯
- 由蕉風出版社出版
- 列為蕉風文叢之一
- 現已出版，全書一百頁，廿四開本
- **定價一元**
- 本刊讀者直接函購，八折優待〔連郵費〕。
- 請寫下姓名地址連同八角郵票寄來：

CHAO FOON PRESS,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尼金斯基日記郵購單」

姓名 (中英文)	
地址 (英文)	
訂購冊數	冊共 元 角
備註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二元八角，全年五元五角，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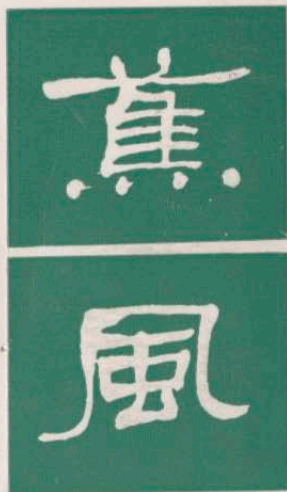
訂閱者請將訂費掛號，或者換成郵票，連同下列表格寄交：

美林報業公司： Million Press Co.,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
風
訂
閱
單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訂 閱 期 數	期 起 至 期 止
訂 費	\$
註 備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LIBRARY



chao foon monthly · 219 · march · 1971 ·